五禮通考

口仁2
1062
66

五十六

門口 12
號 1062
卷 56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五十七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參校
李奉翰總督直隸名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
嘉禮三十

饗燕禮

儀禮燕禮

鄭目録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於五禮屬嘉禮　疏燕有四等諸侯無事而燕一也曾須于脊樂今是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記賓及庭而奏肆夏是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遂與之燕三也四牡勞使臣是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聘禮燕與時賜是也

燕禮小臣戒與者

注小臣相君燕飲之法戒與者謂留羣臣也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故與羣臣樂之小臣則警戒告語焉

疏周禮太僕職云王燕飲則相其法小臣職云凡大事佐太僕則王燕飲太僕相小臣佐之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宜使小臣相

朱子曰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燕使小臣留之

方氏苞曰檀弓記朝不坐燕不與則中下士亦有不與者矣

欽定義疏夏官小臣爵上士則諸侯之小臣其中下士

與所燕如本國臣子則戒於朝若異國聘客則當別戒於館

膳宰具官饌於寢東（注）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也具官饌具其官之所饌謂酒也牲也脯醢也

飲定義疏凡饗食在廟皆陳鼎於門外此燕在寢故具饌於寢東

樂人縣（注）縣鐘磬也國君無故不設洗罍於阼階東南當東霤撤縣言縣者為燕漸之

罍水在東罍在洗西南肆設膳罍在其北西面（注）設此不言其官賤也當東霤者人君為殿屋也亦南北以堂深肆陳也膳罍者君象觚所饌也亦南陳言西面尊之異其文（疏）漢時殿屋四向流水故舉漢以況周言東霤明亦有西霤

敖氏繼公曰諸篇但言設洗無連言罍者此罍字衍文洗與罍蓋互為之

盛氏世佐曰二罍皆在堂下一盛諸臣飲器而無堂上罍者蓋堂上之罍所以盛爵燕禮輕不用爵也

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左元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於門西兩圜壺（注）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尊方壺為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於東楹之西予君專此酒也玉藻曰惟君面尊元酒在南順君之面也瓦大有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瓦甒豐形似豆甲而大冪用綌若錫冬夏異也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尊士旅食者用圜壺變於卿大夫也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今文錫為緆

朱子曰在尊南者謂瓦大在方壺之南耳疏云冪未用而陳於方壺之南不雜於方壺瓦大之間誤也若然則止在二者之間矣何得言不雜耶

盛氏世佐曰司宮天官之宮人也周禮宮人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爐炭凡勞事此燕於路寢故設尊筵賓以司宮為之下經云司宮執燭於西階上是其執燭之證矣天子之宮人位中士則諸侯司宮其下士與鄭以小宰當之誤

惠田案小宰諸侯之小卿不應下執賤役注說誤也公食大夫記司宮具几注司宮大宰

之屬賈氏以天官之宮人當之與此互異當
從彼注

司宮筵賓於户西東上無加席也注筵席也席用蒲筵緇布純無加席燕私禮臣屈也諸侯之宮無司几筵也

蕙田案以上告戒設具

射人告具注告事具於君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也疏大射告具之上有羹定此不言者文不具敖氏繼公曰是時公益在阼階東南南鄉射人北面告之

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即位於席西鄉注周禮諸侯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後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也疏引周禮司几筵文祭祀受酢之席也引之者欲見燕席與酢席同

朱子曰此篇與大射雖設席先後不同然皆公先升即位然後納賓非卑者先即事但言偶不同耳不當據文便生異義

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於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於門西東上注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自士以下從而入即位耳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疏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此是擬君揖位君爾之始就庭位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此士之定位士賤不待君揖即就定位也注云入門而右由闑東者臣朝君之法左則由闑西者聘賓入門之法孔氏穎達曰士之朝位雖在西方東面入時仍依闑東

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注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大夫猶北面少前敖氏繼公曰大夫不西面別於卿也

蕙田案以上君臣各就位

射人請賓注命當由君出也疏其者以賓主相對宰夫為主人是大夫明賓亦是大夫燕義云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公曰命某爲賓注某大夫也疏知大夫非卿郝氏敬曰卿不為賓嫌偏也

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注命賓者東面南顧禮辭辭不敏也

敖氏繼公曰命賓之辭蓋曰君命子為賓少進者宜違其位

反命（注）射人以賓之辭告于君 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注）又復

賓出立於門外東面（注）當更以賓禮入

敖氏繼公曰大射儀云北面此東字蓋誤

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注）揖之入之也

盛氏世佐曰此揖卿大夫共一揖也蓋略於爾之之時矣敖云亦異揖之恐未是

薦田案以上命賓

小臣自作階下北面請執幂者與羞膳者（注）執幂者執巾大之幂也方圓壺無

幂羞膳羞於公謂庶羞

乃命執幂者升自西階立於尊南北面東

上（注）以公命於西階前令之也東上元酒之幂為上也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西面南上不言之者不可堂略之也

膳宰請羞於諸公卿者（注）小臣不請而使膳宰於甲者彌略也禮以異為敬

薦田案以上命執事者

射人納賓（注）射人為擯者也今文曰擯者

敖氏繼公曰納賓之辭蓋曰君淑矣吾子其入也

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注）及至也至庭謂既入而左北而時

公升就席（注）以其與主人為禮不敢亢也

薦田案以上納賓

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

再拜（注）主人宰夫也宰夫太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其位在洗北西面君於其臣雖為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至再拜者拜賓來至也天子膳夫為獻主（疏）知主人是宰夫者燕義云使宰夫為獻主是也位在洗北西面者下文胥薦士人於洗北西面是也

敖氏繼公曰諸侯之宰夫蓋以士為之其位亦在西方故賓進則主人從而升也

張氏爾岐曰主人亦升自西階者代君為獻主不敢由阼階也

蕙田案此宰夫與周禮天官宰夫不同周禮宰夫其位下大夫其職亞於小宰所掌賓客之牢禮膳獻即周官之膳夫王燕飲則膳夫爲獻主諸侯則宰夫爲獻主其職正同天子膳夫上士則此宰夫其中下士與注疏以周禮之宰夫當之誤矣

又案以上拜至

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注)賓將從降鄉之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注)對答

李氏如圭曰鄉飲酒賓主異階故主人在階下辭賓降此宰夫與賓同由西階故於洗南辭降

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先主人坐奠觚於篚興對賓反位(注)賓不以爵辭正主也古文觚皆

(注)賓少進者又辭宜違其位也

(注)賓將從降鄉之

(注)對答

李氏如圭曰鄉飲酒賓主異階故主人在階下辭賓降此宰夫與賓同由西階故於洗南辭降

敖氏繼公曰獻公用象觚則此乃角觚也下放此

主人卒洗賓揖乃升(注)賓每先升尊也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

奠觚答拜降盥(注)主人復盥為拜手坋塵也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賓揖

升主人升坐取觚(注)取觚將就无大酌膳者反冪(注)君物曰膳膳之言善也酌君尊者尊賓也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注)賓既拜前受觚退復位

敖氏繼公曰獻賓蓋亦西北面與鄉飲酒禮同故不著之

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注)折俎牲體骨也鄉飲酒記曰賓俎脊脅肩肺

敖氏繼公曰公俎似當用肩賓俎用臂與鄉飲酒賓主之俎異

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注)降席席西也旨美也(疏)降席坐奠爵拜鄭云降席席西不言面案前例降席席西拜者皆南面拜訖則告旨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

拜主人答拜(注)遂拜拜既爵也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注)將酢主人主人東面對(注)上既言爵矣復言觶者嫌易之也大射禮曰主人西階西東面則觶亦稱爵此觶即前爵嫌易之故復言觶也

敖氏繼公曰坐奠觶興少進皆西北面

賓坐取觶奠于篚下盥洗(注)篚下篚南主人辭洗(注)謙也今文無洗賓坐奠觶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注)賓既面受爵乃之左

方氏苞曰賓酢主人亦酌膳者主人代君以獻則酌之如酢君不敢用散

主人坐祭不啐酒(注)辟正主也未薦者臣也

張氏爾岐曰正主人皆有啐酒惟不告旨賓獻乾即薦醢此主人是臣故酢時不薦至獻大夫後乃薦于洗北

不拜酒不告旨(注)主人之義遂卒爵興坐奠爵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注)崇充也不以酒惡謝賓甘美君物也賓降立於西階西(注)既受獻矣不敢安處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注)東西牆謂之序大射禮曰擯者以命升賓

敖氏繼公曰已之獻酬禮畢主人又將與君為禮故不敢居堂升賓者優之也序內東面鄉君也然則君位亦在東序內明矣

蕙田案以上賓酢主人

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注)象觚觚有象骨飾也取象觚者東面欽定義疏獻酢之禮酬而後成未酬賓而獻公者尊公也先獻賓而後獻公燕之禮主于賓也成公意亦以尊公也

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注)薦進也大射禮曰宰胥薦脯醢由左房(疏)凡此篇內公應先拜者皆後拜之尊

公故也此公先拜受爵者受獻禮重也前獻賓薦脯醢及設折俎皆使膳宰賓卑故也今于公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異人以士尊于膳宰君尊故使士薦引大射禮者證此脯醢自左房來

敖氏繼公曰升自西階者俎也著之者燕公俎宜由阼也膳宰既設俎則少退東面而俟既贊授肺乃降

欽定義疏主人之降皆自西階此著之者以當向阼階下明不敢由便而自阼階降也

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注)凡異者君尊變于賓也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篚

欽定義疏主人既拜送爵不即升俟答拜也其北面立以俟與主人受爵亦東北面其奠于膳篚亦東面

薦田案以上主人獻公

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注)更爵者不敢襲至尊也古文更為受疏主人受公酢而自酌者不敢煩君尊君之義獻君自酢同用觚必更之

揚氏復曰主人獻公用象觚則別于賓矣主人阼階下拜送爵又更爵酢于阼階下君尊也君尊不酢其臣主人自酢成公意也雖更爵亦酌君之膳酒者明酢之之意出自君也

敖氏繼公曰更爵者蓋取南篚之觶上下文酌膳皆無酒字此衍

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篚

敖氏繼公曰亦與坐奠爵乃再拜稽首執爵興

薦田案以上主人自酢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注)媵送也讀或謂揚揚舉也酌散者酌方壺酒也於膳為散今事且鄉飲酒大射酬前賓皆無逆在席者此言降筵蓋誤

敖氏繼公曰洗洗角觶也觚當作觶

欽定義疏獻以爵而酬以觚酌以散而酬以觶飲酒之大凡也獻或不以爵而以觚以角以散則皆有為而為之至酬則無不以觶者以非觶則不可以旅也此主人酬賓也則觚

之當爲觶審矣

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答拜(注)辭者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也此降于正主酬也

敖氏繼公曰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蓋欲卽受此觶不敢復煩主人之更酌已且遠辟勝爵于公之禮也勝爵于公者亦皆先自飲乃更酌之

飲定義疏坐祭遂飲鄉飲鄉射之常初不於燕而異上文主人獻賓賓坐祭坐啐坐飲卒爵未嘗立飲賓酢主人亦然賓未嘗辭之禮則賓之辭非辭其坐飲明矣敖氏之義差長

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注)不拜洗其酌也

酬而禮殺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注)拜者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注)遂者因坐而奠不北面也奠之者酬不舉也

疏案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皆主人實觶席前北面賓始西階上拜此及大射主人始酌膳時賓已西階上拜者以其燕禮大射皆是主人代君勸酒而其賓是臣急承君勸不敢安暇故先拜也

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注)賓不立於序內位彌尊也位彌尊者其禮彌卑

疏賓初得獻立序內此酬訖立席已漸近賓筵是位彌尊酬禮漸殺故云禮彌卑也

李氏如圭曰下經薦主人于洗北則洗北者主人之位

薦田案以上主人酬賓

小臣自作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

楊氏復曰二人媵爵公取此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此與鄉飲酒禮一人舉觶于賓以為旅酬始其義同而禮則不同

敖氏繼公曰此媵爵以為旅酬始也長謂下大夫之長也不言下大夫者以下大夫媵爵有常職故不使之者為其尊

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注)作使也卿為上大夫

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注)再拜稽首拜君命也

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作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注)序次第也猶代也楹北西楹之北也交而相待於西階上既酌右還而反往來以右為上

疏西面北上未盥相待之位序進盥則北面向洗二大夫盥于洗爵訖先者升西階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東面酌酒訖右還由西楹北向西階上北面後者升西階亦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酌酒訖亦由西楹之北西階上北面相待乃次第而降故云交而相待於西階上

薦田案媵爵者亦當降自西階而拜于作階

下與主人獻公拜送爵之禮同後倣此

賸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答再拜賸爵者執觶待于洗南注待君命也

敖氏繼公曰洗南西面鄉者之位

小臣請致者注請使一人與二人與優君也

敖氏繼公曰致如致爵之致酒君物也以進於公故謂之致

張氏爾岐曰或皆致或一人致取君進止

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作階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賸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作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注序進往來由尊北交於東楹之北奠于薦南北往君所奠訖右還而反後酌者亦於尊北又於楹北與反者相交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奠訖亦右還而反相隨降自西階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今賸爵於公為將舉旅當奠薦右而奠於薦左是不敢必君之舉也引大射禮者此逕二人階下再拜送觶無反位之文故引大射賸爵者皆退反門右北面位

不敢必君舉也大射禮曰賸爵者皆退反位疏前二人酌酒降自西階故交於西楹之北此酌酒奠於君所故交於楹北往君所奠訖右還而反後酌者亦於尊北又於楹北與反者相交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奠訖亦右還而反相隨降自西階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今賸爵於公為將舉旅當奠薦右而奠於薦左是不敢必君之舉也引大射禮者此逕二人階下再拜送觶無反位之文故引大射賸爵者皆退反門右北面位

薰田案以上二人賸于公

公坐取大夫所賸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注興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也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疏以賓降拜不於阼階下而於西階下故知公在賓西階上也不言西階者以公尊宜其文也凡臣於君雖為賓與君相酬不敢拜於堂上皆拜於堂下若君辭之聞命即升若堂下君記君辭之即升堂復再拜稽首所以然者以堂下再拜君辭之若未成然故復升堂再拜稽首以成之

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此賓拜於君之左不言之者不敢敵偶於君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注君尊不酌相襲者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更作新易有故之辭進受虛爵尊君也不言公酬賓於西階上及公反位者亦尊君宜其文也

朱子曰更易二字注疏說雖詳然于例頗有不合疑本無異義不必強生分別

楊氏復曰賸爵以酬賓此別是一禮與尋常酬賓不同此所謂公為賓舉旅也無禮君使宰夫為獻主以臣莫敢與君伉禮也今君舉觶於西階之上以酬賓可乎蓋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為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今舉觶以酬賓賓西階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奠觶答再拜公卒觶賓下拜公答再

拜略去勢分極其謙卑所以通君臣之情也注云不言君酬賓於西階上及公反位尊君空其文也此又所以嚴君臣之分也

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聞命即升升乃拜是亦不言成拜

敖氏繼公曰命謂使之仍用象觶也不易不敢違君意也不洗者嫌也承尊者後而洗之嫌若不以為潔然觶字衍文大射儀無之酌膳者以為公所酬亦達其意也雖易觶猶酌膳

公答再拜注拜於作階下也於是賓請旅侍臣

蕙田案以上公酬賓之禮終

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注旅序也以次序勸卿大夫飲酒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

敖氏繼公曰大夫則卿存矣長者尊先而卑後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注賓在右者相飲之位疏賓在西階上酬卿賓與卿並北面賓在東卿在西是賓在大夫之右賓位合在西而今在東者相飲之位也賓坐祭立飲卒觶不拜注酬而禮殺疏對酢之時則拜既爵是禮盛也坐卒爵拜既爵是禮盛也

敖氏繼公曰賓獨祭酬酒者以此酒為君所酬異之也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注言更觶卿尊也

張氏爾岐曰膳觶本非臣所可襲以君命故得用至酌他人則必更矣注釋更字義亦未可信

盛氏世佐曰此為公有命不易不洗而言若既易則不更不洗而竟寢散矣不酌膳異於公所酬也

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注卒猶後也大射禮曰莫于篚復位今文辯皆作徧疏不祭者酬禮殺也經云降奠于篚不言反位故引大射莫爵于篚訖當復門右北面位

張氏爾岐曰大夫辯受酬不及于士也

蕙田案以上公為賓舉旅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注酬而後獻卿別尊卑也飲酒成於酬也疏此酬非謂尋常獻酬乃是賓為君舉旅行酬也飲酒之禮成于酬君尊臣卑是以君禮成卿乃得獻

楊氏復曰卿者君之股肱腹心燕禮之所當先也獻禮後卿何也燕義曰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既命大夫為賓故先獻賓而後獻公又獻禮成於酬禮成而後酬卿此事之序禮之宜非後於卿也

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注言兼卷則每卿異席也重席重蒲筵繭布純也卿坐東上統于君也席自房來疏公食大夫記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繭布純加莞席尋元帛純彼為異國之賓有蒲筵莞席兩重席故稱加此燕已臣子一種席重設之故不稱加

卿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卿辭重席司宮徹之注徹猶去也重

席雖非加猶為其
重累去之辞君也
張氏爾岐曰以君有加席兩重此雖
減延一種重設嫌其兩重與君同也

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
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
拜受爵卿降復位注不酢醢不言其人略之下記云盖卿者小膳宰是也
張氏爾岐曰獻公主人酢于作
階下此不酢者嫌與獻公同也

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注今文無奠于篚射人乃升卿卿
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注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
席于作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注席孤壯面為其大尊屈之也亦
苟敬私昵之坐疏記云賓為苟辭以為敬此孤亦席于作階西故為苟敬席于作階之西
因作階西位近君近君則屈親靣

薦田案以上主人獻公卿

小臣又請勝爵者二大夫勝爵如初注又復請致者若命長
致則勝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作階
下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注奠于薦南者於公所用酬賓觶之處二
人俱拜以其共勸君疏前二人勝觶奠
於薦南北上其上觶已取為賓舉旅下觶仍在今文
夫又勝一觶奠于薦南知是所用酬賓觶之處也

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於洗南者二人皆
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注奠于薦南者於公所用酬賓觶之處二
楊氏復曰二大夫勝爵如初謂如前下大夫二人勝爵時之禮也然有同亦有
異前二人勝爵此亦二人勝爵故序進酌散交于西楹之北降作階下奠觶卒
觶再拜稽首執觶待于洗南是則同前小臣請致者君命皆致故序進酌膳奠
于薦南與後者交于東楹之北降而之作階下再拜稽首送觶此則不然若命
長致故一人待于洗南惟長一人進酌膳奠于薦南降而之作階
下與一人皆再拜稽首送觶無序進交于東楹北之事此其異也

薦田案以上再勝爵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注一爵先勝者之下觶也若賓
者也賓則以酬
長長則以酬賓
若長則賓禮殺矣長公卿之尊
敖氏繼公曰先若二人致則此一爵乃先致者之下觶先若一人致則此乃
後致者之上觶也此酬主於公若卿乃或又酬賓者容遵尊者之所欲耳

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疏言
如初

者一如上為賓舉旅之節

楊氏復曰經云如初謂如前公為賓舉旅時禮也前君命二人皆致有兩觶奠于薦南後命長致有一觶奠于薦南前後凡有三觶燕禮自立司正以前凡有三舉旅用此三觶也初酬賓時公坐取所勝一觶以酬賓是行一觶也此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注云公又行一爵先勝者之下觶也下觶未舉今舉之是行二觶也工歌之後笙入之前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是行三觶也注疏之文不甚顯煥故表而出之又主人獻士之後賓勝觶于公公取此觶為大夫舉旅此又在三觶之外也

薛田案以上公為諸公卿舉旅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

注既盡也不拜之者禮又殺疏前卿受獻不酢已是禮殺今大夫受獻不但不酢又不拜既爵故云禮又殺

張氏爾岐曰自此下至樂正告公主人獻大夫未及旅而樂作獻工後乃舉旅旅已奏笙間歌合樂爵樂更作以成三旅禮又殺而樂大備所以致和樂之情也

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胥注胥膳宰之吏也主人大夫之者上無其位也胥俎實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不於上夫之中位次在下燕禮大夫堂上士在下獨此宰夫言堂上無位者以其主人位在阼階君已在阼故主人辟之位在下

欽定義疏天子之宰夫為下大夫則諸侯之宰夫宜降一等天子以膳夫為獻主而膳夫為上士則諸侯之獻主又宜下之注謂大夫之下者言主人之爵視大夫為下正以明其為士也大射注曰下大夫也亦言其下于大夫耳未嘗直云主人大夫也疏蓋誤會注意

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注徧獻之乃薦略賤也亦獻而後布席也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薛田案以上主人獻大夫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注工瞽矇歌誦詩者也凡執技藝者稱工少牢饋食禮曰皇尸命工祝樂記師乙曰乙賤工也樂正于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瑟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

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注）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面鼓者燕尚樂可鼓者在前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弦為主也相扶工也後二人徒相天子大僕二人也小臣四人祭僕六人御僕十二人皆同官

盛氏世佐曰小臣止四人而盡用之相工鄭疑其不足於他用故引周禮序官之文以見其同官者衆或可兼攝遞代也案小臣之職掌王之小命詔小法儀正燕服之位於諸侯當亦不異此篇戒羣臣設公席納卿大夫既而請執冪羞膳者請媵請致辭賓皆以小臣為之至是又納工而為之相前後職事各不相妨雖四人何慮其不給乎且小臣相工方行禮之時則然耳非專司其事也專司其事者眡瞭也周禮上人眡瞭之數亦如之每瞽一相瞽中瞽下瞽共三百人眡瞭雖少于天子亦豈小臣所必不可少也諸侯之眡瞭非官也而小臣則以上士為之能充其數乎且眡瞭非常職也舊說諸侯無於諸侯亦當為中士豈得以羣僕侍御之臣親茲細事乎眡瞭之相瞽常職也燕與大射納工之時小臣等官相之以樂賓故重其事非常職也舊說諸侯無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注）三者皆小雅篇也卒歌主人洗升獻工

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注）工歌乃獻之賤者先就事也左瑟便其右一人工之長者也北面以西為左它其右受獻酒從東樓之西來故以右為便薦脯醢（注）脯薦之變於大夫也（疏）大夫徧獻乃薦此獻一使人相祭（注）使狀工者相其祭薦祭酒卒爵不拜（注）賤不備禮主人受爵（注）將復獻衆工也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注）遂猶因也古文曰卒爵不拜

薦田案以上工歌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注）言賜者君又彌尊賓長彌卑

張氏爾岐曰奠觶謂媵爵者奠于薦南之觶也公舉之為大夫旅酬也如初如為賓為卿舉旅之節也

卒（注旅畢也）

薦田案以上公爲大夫舉旅

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注以笙播此三篇之詩縣中縣中央也鄉飲酒禮曰磬南北面而已故得言縣中鄉飲酒惟有一磬縣而已不得言縣中故云磬南）（疏諸侯軒縣謂南面）

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

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注二人笙之長者也鄉射禮曰笙一人拜于下）

敖氏繼公曰升授主人下當有于位之前文脫耳

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注閒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六者皆小雅篇也）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注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疏二南是大夫士樂故名鄉樂鄉飲酒不言鄉樂者以是已之樂不須言鄉此是諸侯禮下歌大夫士樂故以鄉樂言之又鄉飲酒汁云合樂謂歌與衆聲俱作此經無合樂字其實亦與衆聲俱作）

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注大師上工也掌合陰陽之聲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者也子貢問師乙曰吾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是明其學而知之也正歌升歌及笙各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

楊氏復曰燕禮歌笙間合四節與鄉飲酒禮同鄉飲酒禮則四節相繼而作燕禮於工歌三終之後公爲大夫舉旅既舉旅之後乃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而後樂備蓋燕尚飲酒故於工歌之後笙入之前有旅酬之禮

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注言由楹內者以其在東縣之北）（疏立于堂廉也復位位亦北面）

敖氏繼公曰告於公亦北面不告實者臣統于君與鄉禮異也復位則是反其初位矣鄉飲酒禮注云樂正降立西階東北面）

薦田案降復之位敖說與注不同敖說近之以上樂終

又案以上公爲大夫舉旅

射人自作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注君許其請因命用爲司

正若三舉爵樂備作矣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射人俱相禮其事同

郝氏敬曰初燕禮戒賓卿大夫人少終酬士人衆故正之以司正也

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注)洗奠角觶于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也(疏)卿飲酒司正洗觶執以升自西階不奠是威儀少也不主意于賓者欲兼羣臣共安也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注)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也必從觶西為君之在東也少立者自嚴正慎其位也左還南面坐面坐奠于其所(注)反奠虛觶不空位也

郝氏敬曰其所即中庭初奠之所

楊氏復曰燕禮大射禮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又降自西階南面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又右還北面取觶卒觶奠之再拜稽首又左還南面坐奠觶進退皆由觶西蓋君在阼不敢背君若從觶東而左還北面則背君故也卿飲卿射皆臣禮只有北面奠觶之文成儀簡故也

薰田案以上立司正

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注)膳宰降自阼階以賓親徹若君親徹然(疏)臣之升降當西階今不降西階而降自阼階當若降處故云若君親徹降自阼階也

欽定義疏凡請于君皆自阼階下乃司正之請安賓與此請徹俎則於東楹之東者既受安賓之命當以辯命于堂既承徹俎之命亦當以告於賓二者皆將有事于堂上故與他禮異也徹俎下降字疑當在告于賓下傳寫者誤耳鄉飲射禮司正既降命弟子復升立序端及賓徹俎乃受以出此禮賓自徹以出故直言降而已亦別於臣禮也

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注)以將坐降待賓反也

薰田案以上徹俎

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

坐乃安（注）兄燕坐必說屨屨賤不在堂也禮者尚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也（疏）不云君降說屨者據少儀尊者坐在室則說屨於户内今此燕在堂上則君尊說屨於堂上席側可知羞庶羞（注）謂膜肝膋狗臐醢也骨體所以致敬也庶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厚賢之道（疏）案大射云羞庶羞注云所進衆羞謂膜肝膋狗臐醢已下注文不具也肝膋見内則用狗肝蒙之以行燕禮明與彼同此注不言炮豶胖膋狗臐醢也或有炮豶膾鯉雄兎鶉鴽大射先炙之大夫祭薦（注）燕乃祭薦不敢於盛成禮也（疏）謂未立司正之前立行敖氏繼公曰獻時不得祭薦故至是乃為之必祭者宜終此禮然後可以食庶羞也

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注）皆命者命賓命卿大夫也起對必降席司正退立西序端

蕙田案以上說屨升坐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注）獻士用觶士賤也（疏）大夫已上獻用觴旅酬乃用觶獻士即用觶士賤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注）他謂衆士也亦升受爵不拜（疏）郝氏敬曰士長士之尊者如司正司士等是也其他謂長以下不拜謂受送皆不拜也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幂二人立于觶南東上（注）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司正為上事士中之尊故亦先薦司正為上者以其皆有事故先薦之又士位在西有事者別在觶南北面而東上也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注）每已獻而即位于東方益尊之畢獻薦於其位（疏）庭中之位卿東方西面大夫北面士西方東面是東夫得獻升堂位空故士得獻即東方卿位是尊之也

欽定義疏士之變位其義有二一則以卿大夫既獻皆變而位于上故士亦既卿大夫既升則東方虛無人而東為君方故變士之位以從君也燕義所謂士以次就位於下者此也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注）次士獻之已不變位位旨在東方（疏）上設位之時祝史在門東小臣在東堂下是先在東方也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注）北面酌南鄉獻於尊南亦畢獻乃薦之主人執虛爵莫于篚復位也亦畢獻乃薦之主人執虛爵莫于篚復位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士及旅食

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注）大射正射人之長者也如鄉射之禮者燕為樂鄉

張氏爾岐曰經云若射不定之辭或射或否唯君所命若不射則主人獻旅食後賓即媵觶舉酬註云薦旅食乃射是燕射主於飲酒以大射主於射未為大夫舉旅即射也

蕙田案以上因燕而射

賓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注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

郝氏敬曰酌散先自飲也公降一等敬其為賓也

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賓反位(注反位反席也)

欽定義疏賓之媵觶其義有四主人獻賓承公命也以卑不敢酢尊故賓酢主人而未嘗酢公至是而藉以示報焉所以成禮于公也明有尊也媵觶者下大夫而賓亦大夫也向者以君命而尊於其伍至是而亦事其事焉所以自伍于下大夫也明等夷也為賓卿舉旅使下大夫媵宜也為大夫舉旅亦用下大夫所媵之觶猶之可也若為士舉旅而媵以下大夫則非等矣於是賓自媵之所謂降尊以就卑也明下賤也酬之義主于周向者雖三舉旅未嘗及士至是賓則藉其所媵者以使在燕之長幼卑尊無不飲公亦藉賓之所媵者以使在燕之長幼卑尊無不飲賓之觶益君臣之分益明而賓主之道兩得矣明辯惠也

蕙田案以上賓媵觶于公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注至此又言興者明公崇禮不倦也今文觶又為觚)

敖氏繼公曰此酬主于士而所賜不及之以其賤而在下也

受者如初受酬之禮

張氏爾岐曰如其自賓降至進受虛爵也

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

坐行之（注坐行之者今坐相勸酒）有執爵者（注士有盥升主酌授之者）

張氏爾岐曰前三舉旅皆酬酌授人至此乃有代酌授之者

唯受于公者拜（注公所賜者也其餘則否）

郝氏敬曰惟最初一人受公賜爵者拜其餘執爵者所送皆就席坐飲不拜也

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注欲令惠均）

張氏爾岐曰前三舉旅皆止于大夫今為士舉旅故命之相酬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即其命之之辭

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注興酬士者士立堂下無坐位）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注祝史小臣旅食皆及焉）

敖氏繼公曰拜受拜送旅酬之正禮也士始受旅故從其正禮至無算爵則旅不拜矣

士旅酌（注旅序也士以次序自酌相酬無執爵者）

鄭田案以上公為士舉旅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

（注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世子之官也而與膳宰樂正聯事樂正亦教國子以舞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僕人正于工後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皆獻于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

（疏）天子謂之庶子諸侯謂之庶子掌公卿大夫士之適子掌事實同故取諸子職解之以掌正六牲之體得與膳宰聯事掌國子修德學道待與樂正聯事言此者欲見膳宰得獻此庶子亦得獻之意云左右正者據中庭為左右

敖氏繼公曰庶子謂卿大夫士之子周官亦多以庶子繼士而言正指此也燕義以此為諸子之官似失之獻之於阼階上變於其父所飲之位也庶子未必皆有爵乃先左右正獻之明不與之序也左右正未詳其官然與內小臣同獻意其亦為內臣也

郝氏敬曰庶子左右正內小臣皆君侍從之臣主人於獻士後皆獻之庶子即公卿大夫子侍衛者左右君左右詩云膳夫左右正長也內小臣奄士以上三

臣在君側就阼階上獻之

盛氏世佐曰周禮宮伯職云掌王宮之士庶子大司馬職云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又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司士職周知卿大夫士庶子之數酒正職共饗士庶子之酒凡此皆以庶子總士而言謂卿大夫士之支庶子也以貴游子弟且有宿衛之勞故獻之以其未有爵命故獻在士後若燕義所云庶子官即周禮之諸子其爵為下大夫于諸侯則上士也其位當在西方東面其獻亦當在西階上不于此也左右者侍衛近習之臣而正則其長也左右非一故不言其官然以詩書考之雲漢以膳夫共稱立政與攜僕並數則其職掌亦略可見矣

蕙田案經云獻庶子於作階上又云宵則庶子執燭於作階上則庶子者公之近臣從公而位在作階者也先鄭注周禮以為宿衛之官者得之注疏據燕義謂即諸子之官固非而敖氏盛氏以為卿大夫士之子恐亦未盡然也至解左右正則郝氏盛氏之說為長注疏失之鑿矣

無算爵（注算數也爵行無次無數惟意所勸醉而止）

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

又案以上獻庶子以下

敖氏繼公曰亦各序進盥洗其觶以升

盛氏世佐曰膳爵象觶也以膳爵散爵角觶也以酌散故曰散爵

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注席下西也古文曰公答再拜）（疏自旅酬以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不復降拜者禮殺故也賓與卿大夫席皆南面統於君皆以東為上故知席下為席西也）

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注不敢先虛爵明此勸惠從尊者來也）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注宴歡在於飲酒成其意）

盛氏世佐曰公既卒爵不以降奠于篚而復寔之者欲公重舉此觶也不與散爵並行而反奠于君所者象觶非臣所飲也

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注予其所勸者）唯受爵於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注乃猶而也）

張氏爾岐曰此實爵當是大夫自酌與之不使人代也

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

張氏爾岐曰亦旅于階下而不拜也

公有命徹幂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壯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注)命徹幂者公意殷勤必盡酒也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不言賓賓臣也君答拜于上示不虛受也

敖氏繼公曰幂兩甒之罩也命徹幂者遂徹之示與臣下同此酒不自異也在堂者皆降拜謝君意也士不拜賤不敢與君為禮也云有命又云則見其然否不定也拜下臣之正禮也必辭之者以賓在其中也

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初(注)卿大夫降而爵止於其反席卒之朱子曰士方旅而大夫降則爵止不行公辭而大夫復升士乃終旅于上

無算樂(注)升歌間合無數也取歡而已其樂章亦然

薦田案以上無算爵

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大燭於門外(注)宵夜也燭燋也甸人掌共薪蒸者庭大燭為位廣也閽人門人也為作也作大燭以俟賓客出

劉氏彝曰燕以示慈惠則貴舒緩故飲至夜而不為過所以致其厚也饗以訓恭儉則貴謹飭故饗在朝而不為速所以致其敬也

欽定義疏阼階上者為賓燭也司宮掌寢故主之庭者為士之西階上者為公燭也庶子時入直宿衛故主若旅食燭也甸人掌薪蒸故主之門外者為賓出燭也閽人掌出入故主之門外之燭曰為葢樹而不執賓醉壯面坐取其薦脯以降(注)取脯重得君賜

敖氏繼公曰賓未醉不敢起既醉不敢留餘人之出者皆以賓為節也

奏陔(注)陔陔夏樂章也賓出奏陔夏以鐘鼓奏之以為行節也凡夏以鐘鼓奏之

雷遂出(注)必賜鐘人鐘人掌以鐘鼓奏九夏今奏陔以節已用賜脯以報之明雖醉不忘禮古文賜作錫

注隨賓出也公不送(注)賓禮訖是臣也

薦田案以上燕畢賓出

公與客燕(注)謂四方之使者(疏)燕異國卿大夫與臣子同惟戒賓為異故於禮末見之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注)君使人戒客辭也禮使人各

以其爵寡鮮也猶言少德謙也腆善也上介出請入告

使臣臣敢辭(注上介出答主國使者辭也私謂獨受恩厚也君無所為辱賜於使臣謙不敢當也敢者怖懼用勢決之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

子曰寡君君之私也以下是客對辭

使臣臣敢固辭(注重傳命固如故)

張氏爾岐曰使者重傳命戒客客重使上介致辭

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注許之也)

於是出見主國使者辭以見許為得命

朱子曰某固辭以下是客對辭

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注親相見致君命辭也)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注貺賜也猶爱也敢拜賜命從使者拜君之賜命猶謙不必辭也)

朱子曰君貺寡君以下是客對辭

薦田案以上公與客燕記燕朝服於寢(注朝服者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謂冠元端緇帶素韠白屨也燕於路寢相親昵也疏冠元端緇帶亦韠白屨也燕於路寢相親昵也)

白屨皆士冠禮文其實諸侯當白舄其臣當白屨也

薦田案此記服及燕所

其牲狗也亨于門外東方(注亨於門外臣所掌也)

敖氏繼公曰門外東方饔所在也古者寢廟之門外皆有饔吉則在東必則在西

薦田案此記牲

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注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自戒至於拜至皆如公食亦告饌具而後公即席小臣請執幂請羞者乃迎賓也)

欽定義疏必迎之者別于已臣也迎不於門外者別于介之為賓者當從聘使而入於公與賓揖讓時止于門外之位

朝賓也此所迎賓其正聘使也故下云賓為苟敬其

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脊不齊肺不啐酒其
介爲賓注苟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于賓今燕又且獻焉人臣不敢褻
順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
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脊折俎也不齊啐似若尊者然也介門西北
面西上公降迎上介以爲賓揖讓升如初禮主人獻賓獻公既獻苟敬乃勝觶
臣即位如燕也　疏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但爲辭讓故以命介爲賓不得
敬之今雖以介爲賓不可全不敬于是席之于阼階西而上敬之故云苟敬也上
燕已臣子之時獻賓獻公既即勝觶以酬賓今苟敬之前
有薦有俎賓與君同則知獻公後即獻苟敬乃可酬賓也
敖氏繼公曰苟誠也實也燕主爲賓而設賓於是時雖不爲正賓而實爲主君
之所敬故云苟敬也公與賓既揖讓升公拜至賓答拜公乃揖賓各就席公降
擯者以命命上介爲賓上介禮辭許再拜稽首公答拜上介出公乃升就席擯
者納賓皆如覲臣爲賓之禮必以上介爲賓者禮君與臣燕爲賓者不以公卿
而以大夫雖燕異國之臣亦如之賓卿也上介大夫也故以上介爲宿也
阼階之西諸公之位也席苟敬于是且有脊皆尊異之不齊啐者辟正賓
盛氏世佐曰燕禮輕于饗而外臣與已國之臣又有
間若以聘賓爲燕賓公親獻與則賓意有所不安且
非所以通款曲致殷勤也使宰獻與則與待已國之
臣無異又非所以尊賓也于是席之于君側諸公之
位不啐不啐其禮似殺于賓而折俎之設又有非已
國諸公所得同者則其敬之也不以文而以實矣故
云苟敬也必以介爲賓行禮之時介每爲賓所厭而不得
一食一饗其與賓行禮之時介每爲賓所厭而不得
伸我敬故必特爲介設食饗之禮至燕則合之而以
介爲正賓則所以待介者亦不薄也此其斟酌于尊
卑豐殺之宜化裁乎賓主君臣之道信非聖人不能
爲也
無膳尊無膳爵注降尊以就卑也
敖氏繼公曰膳尊无大也膳爵象觶
觶也所燕者非已臣子故不宜自異
蕙田案以上記與四方之賓燕
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注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
序歡心賓主敬也公父文伯飲酒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此之謂也君
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于君　疏此謂與已臣子燕法也
朱子曰公所與燕者雖不爲賓亦當如異國之賓爲

苟敬

欽定義疏饗食之主皆公自爲之而燕則別立主者伸公尊也饗食之賓亦賓自爲之而燕則別立賓者亦優尊也蓋燕以序歡心故正主與正賓皆不欲其僕僕爾亟拜也此燕禮之義也

蕙田案此記爲賓

蓋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注尊君也膳宰甲於士蓋卿者小膳宰也注膳宰之佐也疏以經不辨其人故記人言之

蕙田案此記執冪者

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注肆夏樂章也今亡以鍾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記曰入門而縣興示易以敬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疏常燕已臣子無樂三事之勞或有或無故言若也九夏皆詩篇名頌之厥疑也鍾師云掌金奏金謂鍾及鎛又云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鄭注云先擊鍾次擊鼓是奏肆夏時有鐘鎛鼓磬彼經注雖不言磬但縣內有此四者故鄭兼言磬也言賓及庭奏肆夏則非尋常大夫為賓與宰夫為主人相對者謂若賓為苟敬四方賓之類特奏肆夏其事既重若非有王事之勞何以致此故也

陳氏暘曰賓及庭而樂作則闋之前公受爵而樂乃作則闋于卒爵之後

欽定義疏此賓指所命之賓非謂所燕之賓也知者以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決之也若所燕之賓入門而右而公爾之與拜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注新宮小雅逸篇也管之入三成謂三終也疏鹿鳴不言工歌新宮不言笙奏而言升歌下管欲明笙奏異於常燕常燕即上所陳四節是也特言下管新宮笙入三成者謂笙奏新宮三終申說下管之義

敖氏繼公曰歌鹿鳴之三也大射云三終是也凡升歌皆歌三篇不止一篇而已下管亦然三成謂奏南陔白華華黍也於歌與管但言篇名於笙言三成文互見也

欽定義疏樂以四節爲正惟鄉射不歌不笙不閒大射略于樂也燕以序歡所重在樂故上經所言原備四節此文升歌一也下管二也笙

入三也合樂四也雖不間有管則盛矣如謂笙入即奏新宮是關一節僅有三節也且笙入于下管之後則方管時笙尚在外何由與管爲一乎

遂合鄉樂（注鄉樂周南召南六篇也言遂者不間也）若舞則勺（注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其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實維爾公允師既合鄉樂萬舞而奏之所以美三侯勤有功也）（疏）言若者或爲之舞或不爲之舞舞則作同萬舞之舞而奏勺詩傳曰萬者干舞也

蕙田案以上記盛樂

唯公與賓有俎（注主於燕其餘可以無俎）

蕙田案此記有俎者

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注授公釋此辭不敢必受之）（疏）謂主人獻公及賓勝解于公雖非獻亦釋此辭

凡公所辭皆栗階（注栗戚也謂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下升堂）（疏）栗階不過二等據上等而言故鄭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等後必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即聚足也

蕙田案此記獻公之辭

凡公所辭皆栗階不過二等（注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等急趨君命也）（疏）栗階不過二等據上等而言故鄭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也聚足謂前足躡一等至近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也

必請者不專惠也

敖氏繼公曰凡凡四舉旅之禮請請于擯者侍臣侍飲之臣也張氏爾岐曰賓受公虛爵自酌升拜公答拜於是時請之

蕙田案此記受公酬者請旅之節

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注既拜謂自酌升拜時也儐考作階下告于公還西階下告公許旅行也請行酒于羣臣）

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注謂於卿大夫以下也上特言羞卿者小膳宰欲絶於賓羞賓者亦士）

欽定義疏薦君使士薦賓使膳宰經有明文羞膳羞卿上記言之故知此記爲大夫以下發也薦賓者膳宰與則羞賓者亦膳宰與

有內羞（注謂羞豆之實酏食糁食羞籩之實糗餌粉餈）

敖氏繼公曰內羞房中之羞也祭禮尊者之庶羞也羞同特進之

薦田案經云羞庶羞不及內羞故記者著之
云有者見其出於君之加厚非常典也
又案以上記薦與羞者及內羞
君與射則爲下射祖朱襦樂作而後就物(注君尊)小臣以巾
授矢稍屬(注君尊不擩矢)
陳氏祥道曰鄉射記大夫與士射祖纁襦此記言君射祖朱襦蓋大夫與士射
士內祖以拾殺膚大夫則有纁襦在但以拾斂衣而已君與大夫射大夫內祖
以拾殺膚君則有朱襦
在但以拾斂衣而已
敖氏繼公曰言與射則君於燕射或時
不與矢稍屬者稍與發矢時相連屬也
張氏爾岐曰稍屬者
發一矢復授一矢
不以樂志(注辟不敏也)
敖氏繼公曰古文志識通每發不以
樂之節爲識而必欲應之亦優君也
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注俟復發也不使
大射正燕射輕)
盛氏世佐曰大射儀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此以弓人代之故云燕射輕也
公由小臣授之者弓人疎且賤不敢親受之于君也然則其授公也亦小臣受

之于弓人
以授公與
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答君而俟(注答對也
面鄉君也)若飲君燕
則夾爵(注謂君在不勝之黨賓飲之如燕勝觶則又夾爵
疏夾爵者將飲君先自飲君飲訖又自飲也)
欽定義疏鄉射記若飲君如燕則夾爵此似脫一如字
君在大夫射則肉袒(注不纁襦袒示
射大夫與士射則袒纁襦)
薦田案以上記公射
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注受賜謂
公卿者酌之至燕主人事賓之禮殺賓降洗升媵觶于公答恩惠也)相
也亦告公以
公命答之也
敖氏繼公曰此下當有賓再請
而相者許之辭記不備見也
薦田案此記賓媵爵之辭
有房中之樂(注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鼓之節也
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誦誦以事其君子
陳氏祥道曰毛氏以詩招我由房為房中樂鄭氏則以磬師之燕樂為房中樂
又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之節關雎之詩曰鐘鼓樂之而周官教燕樂

以磬師則房中之樂非不用鐘磬也毛萇侯芭孫毓皆云有鐘磬王肅言無鐘磬與鄭氏同賈公彥曰房中樂以祭祀則有鐘磬以燕則無鐘磬張氏爾岐曰疏云承上文與四方之賓燕乃有之愚謂常燕有無算樂恐亦未必不有也

惠田案此記房中樂

右儀禮燕禮

禮記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注職主也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卒讀皆為倅倅副代父者也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教治修德學道位朝位也國子諸子也國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也游卒六仕者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為說(疏燕禮云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於阼階上又云庶子洗觶是周禮有庶子官也此官職主諸侯及卿大夫衆庶之子所以官名庶子也庶衆也適子衆多故總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倅是副貳於父之言

芮氏城曰此燕禮乃諸侯之禮與天子官何與周禮夏官諸子職掌與燕飲何與雖經內有獻庶子及庶子執燭之文然其受獻在士舉旅以後其執事與甸人閽人相聯乃諸侯官之最卑者燕禮之行貴者衆矣不舉其職而先最賤者何哉刪之為當

欽定義疏此必他書斷簡掇拾者見下有士庶子就位于下字遂取以附此耳

惠田案此條決非燕義之文蓋簡帙脫亂誤編於此鄭賈解儀禮俱因此致誤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作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注定位者為其始入跋踖揖而安定也(疏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君南向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所以燕者定羣臣之位也莫敢適言臣下莫敢與君敵匹而為禮也

進定位也君席作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君立作階之東南鄉爾卿大夫皆少

陳氏祥道曰爾之者以示其相親而無嫌于褻也定位則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次就位是也作階之上所以為主位而君席之所居者也

蕙田案定位即卿大夫入門右立位非布席之位也陳氏以席次言之誤

方氏慤曰卿大夫在北面故鄉而爾之欲其皆少進以定位也始則南鄉示君道也終則西面示主道也示君道者待之以賓禮猶莫敢居賓位以相敵焉是乃所以深明君臣之義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

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也(注設賓主者飲酒致歡也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為主人公孤也疑自下上至之爵也公卿尊矣復以為賓則尊與君大相近疏公卿朝臣之尊賓又敵主之義為其嫌疑故使大夫為賓也疑擬也是在下比擬於上故云自下上至之辭)

陳氏祥道曰位不辨則名不正等不別則分不明故膳夫者國之膳食之司也使之為獻主而不以君言君為主而大夫為賓則禮相敵而有所亢矣大夫者知己以帥人者也使之為賓而不以卿言卿為賓而主之者在君則體相親而有所疑矣疑為其近君也亢為其不臣也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記亦曰禮所以別嫌明微此膳夫為獻主而大夫為賓之意也

方氏慤曰宰夫乃天官之膳夫非天官之宰夫也亦謂之宰夫非一事故也杜蕢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蓋謂是矣使宰夫者皆以變制為飲則君於羣臣亦有賓主之道故不可以無獻主然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也故使膳夫為獻主而已蓋燕飲以食飲養賓而膳夫以食飲養王之官也使所以養王者養賓焉則王之厚意也所謂獻主者主人飲賓曰獻蓋攝主人而獻賓也所謂獻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于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注言聖人制禮固事以託政臣再拜稽首是其竭力也君答拜之是其報以祿位也疏君舉旅于賓者謂舉旅酬之酒以酬賓賜爵者特賜臣下之爵凡賓受君之酬及臣受君賜爵皆降自西階再拜稽首以受君恩又升堂更再拜稽首以成拜也燕禮凡臣之拜君無不答拜之示為上之道不虛取于下上必須報之也上下既須相報故在上明正道以教道於民民亦依君訓道有功報上君既薄斂於上民亦什一而稅

右燕義

淮陰吳玉搢校字

皆于下上下親睦而不相怨恨前明
君臣相報此明君民上下相報也

方氏慤曰舉旅行酬也旅序也舉爵以序行酬酢之禮也鄉飲酒禮亦謂之相旅即中庸所謂旅酬是也君所賜爵謂旅酬之外君有特賜之爵也升成拜者既降階而拜又升而拜以成前拜之禮故也賓必再拜以明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于國君必答拜以明君上發爵賜祿以報功于臣故曰明臣禮也又曰明君上之禮也或言君或言臣上下皆互相備也

陳氏皓曰先是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取此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于西階上旅序也以次序勸卿大夫飲酒也此之謂君舉旅于賓也君所賜爵則特賜臣下之爵也此二者賓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則賓升而成拜稽首也先時以君辭之於禮未成故云成拜也

欽定義疏禮通于上下故拜無不答因答拜之禮推及君臣報功之道又因君臣之禮推及君民取與之義以見禮之可以爲國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注牲體俎實也薦謂脯醢也羞庶羞也

疏席小卿次上卿者案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而云次上卿以俱南面東上遥相次耳大夫次小卿者案燕禮大夫在小卿之西故燕禮云辯獻大夫遂薦之總賓以西東上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者燕禮于西階上獻士既受獻者立于阼階下西面北上獻庶子于阼階上既獻立于阼階下故云以次就位于下也公及卿大夫士等牲體薦羞之節皆有等差但燕禮不載無以言也

呂氏大臨曰禮之所貴別而已矣親疎長幼貴賤賢不肖皆別也大別之中又有細別存焉均親也而有斬衰大功小功緦麻袒免之異均長也而有父事兄事肖貴有十等焉所謂王公卿士皂輿隷僚僕臺也君者積尊而爲之也苟無差等民可得而犯之貴貴之義有所不行此亂之所由生也燕禮之別故上卿小卿大夫士庶子其席其就位皆有次獻君獻卿獻大夫獻士獻庶子及舉旅行酬皆有序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君臣貴賤之義極其密察至于此者所以防亂也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五十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參校
李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三十一

饗燕禮

周禮天官膳夫王燕飲酒則為獻主（注）鄭司農云主人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為主君不敵臣也燕義曰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疏）謂王與臣以禮燕飲則膳夫為獻主案儀禮使宰夫為獻主此天子使膳夫為獻主皆是飲食之官代君酌臣

酒正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注）共其計者獻酬多寡度當足也

春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歌而歌之燕亦如之（注）歌之以管籥為之聲

夏官太僕王燕飲則相其灋（注）相左右（疏）此燕飲謂與諸侯燕若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之等或王與羣臣燕之等皆是

秋官司儀王燕則諸侯毛（注）謂以須髮坐也朝事尊尊上爵燕則親親上齒鄭云農云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

曰毛（疏）此燕則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朝事上爵者依爵尊卑為先後燕則不問爵之尊卑取以年齒為先後也

陳氏祥道曰於司儀見王所以燕諸侯者以齒也故曰王燕則諸侯毛於膳夫見王所以為燕者非自為主也故曰王燕飲則為獻主於太僕見王所以燕者必於內朝也故曰王燕則太僕相其法於酒正見王所以燕賓者必有多寡之數也故曰王燕則共其計於鞮鞻氏見王所以燕者必有樂也故曰掌四夷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歙而歌之燕亦如之然其牢禮之物獻酬之數衣服器皿之用與夫樂舞節奏皆不得而詳故孔頴達謂天子燕禮已亡也

薛田案以上天子燕禮

禮記郊特牲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注）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賓賓為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疏）謂諸侯遣卿來聘卿禮三獻其副為大夫與卿為介謂之三獻之介大夫席雖再重今為介降一席祇合專席士君若受此介之酢爵雖是諸侯合三重之席必徹去重席單席而受焉降諸侯之尊以就介之卑也五等諸侯之卿皆三獻若春秋之時則與此禮異若大國之卿則禮同子男故昭元年鄭人饗趙孟具五獻鄆宴杜注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其侯伯次國其卿與大國大夫同故昭六年季武子云下臣得貶不過三獻杜云大夫三獻是也

薛田案此諸侯燕聘賓之禮

檀弓朝不坐燕不與（注）朝燕于寢大夫坐于上士立于下（疏）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燕朝在于路寢如孔子攝齊升堂則坐也燕禮獻卿大夫及樂作之後西階上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階下西面無升堂之文是士立于下

薛田案燕禮士非不與云不與者謂不與堂上之位

又案此諸侯燕其臣之禮

少儀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注）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為歡也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脫屨乃升堂

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注）為宵言也主人親執燭說賓示不倦也言燕曰燋執燭不讓不辭不歌（注）以燭總晝禮殺獻主者客君使宰夫也未燕曰燋（疏）禮賓主

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相顯令既夜莫所以殺於三事

蕙田案此燕時雜儀

鄭康成詩譜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歌文王合鹿鳴歌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初作皆擊金奏之論語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又左傳云歌鐘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其寔文王鹿鳴亦金奏肆夏亦工歌互言之也此歌在堂上故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其合樂則在堂下故降升歌一等元侯謂諸侯之長牧伯也牧伯與上公則為大國其餘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非元侯也故總謂之諸侯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君相見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是也仲尼燕居云同不歌肆夏避天子也其元侯於鄰國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疏）天子諸侯于國君皆云饗于臣皆云燕所以見尊卑之禮異臣與國君別其等其寔國君與臣饗燕皆有何者周禮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鹿鳴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即饗所用是天子於羣臣饗燕俱有也左傳曰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士文伯如周王與文伯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秋官司儀職曰凡諸公相為賓致饗食左傳曰公與晉侯燕于河上是諸侯相於饗燕俱有也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再饗一燕是諸侯于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傳曰公與晉侯燕于河上是諸侯相於饗燕俱有也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再饗一燕是諸侯于聘問之賓饗燕如宋致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已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羣臣饗燕俱有也其用樂由尊卑為差不由饗燕為異燕禮燕辭國聘問之賓歌鹿鳴晉侯饗穆叔歌鹿鳴之三三拜是其用樂同也故儀禮注引穆叔之辭乃云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大雅所言用樂與此饗同是天子諸侯于國君饗燕同樂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為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注云僭諸侯則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納賓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汁社子春云賓來奏納夏之等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也

蕙田案此論燕時之樂

詩小雅鹿鳴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注）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疏）燕禮賓惟一人而云羣臣皆為嘉賓者燕禮于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酬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

朱子曰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于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序以此爲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爲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爲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即燕樂也瑟在堂上笙在堂下管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何氏楷曰鼓瑟吹笙禮成之後而樂作記所謂凡舉爵三

作而不徒爵故作樂以樂之燕禮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先鼓瑟而後吹笙故詩言之序如此承筐指幣帛言或疑燕禮無用幣之文兒燾謂周語云先王之燕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則燕未嘗不用酬幣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箋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傚酒之禮于旅也語）

何氏楷曰燾謂此作樂坐燕之後而復行旅酬之禮時也鄉射禮云古者于旅也語疏義云賓筵之初禮

樂方盛言語則慢矣迨至旅酬則禮已成樂已備于是而語乃無嫌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何氏楷曰八音以絲爲君絲又以琴爲君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燕禮小臣左何瑟不及琴者以瑟見琴也燕謂首章言鼓瑟吹笙至此復言鼓瑟鼓琴者蓋旅酬既終作無算樂之時也先是作樂樂賓之後君命曰以我安皆對曰諾敢不安既而君曰無不醉皆興對曰諾敢不醉於是旅酬禮畢無算爵言以醉爲節不限數也公有命徹冪然後皆升堂反坐無算樂向者獻酬有節笙歌間合皆三終今曰無算不拘三也此詩鼓瑟鼓琴重言義或因此

伐木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朱子曰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傳以筐曰釃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粲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　箋粲然已灑擾矣陳其黍稷矣謂爲食禮　疏此有酒有羜召族人飲之羞是燕禮非饗也何則聘禮注云饗謂烹太牢以飲賓也今此惟肥羜而已是非饗禮明矣燕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有肥羜者天子之禮異于諸侯也儀禮特牲少牢聘禮公食之等皆以簋盛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案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簋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知是食禮者燕禮主于

飲酒無飯食則此篇
戚黍稷是食禮可知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
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
暇矣飲此湑矣傳衍美貌餱食也湑莤之也酤一宿酒也蹲蹲舞貌 箋
踐陳列貌兄弟父之黨母之黨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有
酒則沛莤之王無酒酤買之要欲厚于族人為我擊鼓坎坎然為我興舞蹲蹲然
謂以樂樂已又述王意曰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欲其無不醉之意 疏禮
有同姓異姓庶姓同姓王之同宗是父之黨也異姓王舅之親庶姓與王無親者
天子于諸侯非同姓皆曰舅不由有親無親則舅文又兼庶姓矣其中容有舅甥
之親故通言母之黨也父黨母黨得同曰兄弟者兄弟是相親之辭推而廣之異
姓亦得言之故釋親云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此不言妻黨者以舅
是母黨之稱故特言母耳其實妻黨亦曰兄弟釋親又曰妻之父為婚兄弟婚之父為姻兄弟是也

朱子曰言人之所以至于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
故或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于有慍耳故我
于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閑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邱氏濬曰此詩可見人君之于其臣下非但有大燕
饗若夫閑暇之時其于諸父諸舅朋友故舊亦必有

燕飲以篤其恩義云
何氏楷曰伐木文王季冬大飲三族也王居明堂禮
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詩云迨我
暇矣飲此湑矣謂歲暮禮閑王者乃暇也禮有饗有
食有燕此詩言有肥牲是用太牢則同於饗
言陳饋八簋籩豆有踐是有飯有殽則同于食言有
酒湑我無酒酤我是無算爵言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是無算樂則同于燕兼是三者而有之禮之盛也三
族有二義其一謂父子及身小記云以三為五以五
為九是也其一謂父族及母族妻族也是詩有以速
諸舅之言則當從後義

魚麗序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朱子曰此燕饗通用之樂歌案儀禮鄉飲酒及燕禮

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爲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旨且有　魚麗于罶鯉君子有酒旨且多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朱子曰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

南有嘉魚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箋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

朱子曰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雛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朱子曰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

南山有臺序南山有臺樂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朱子曰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耆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蓼蕭序 蓼蕭澤及四海也

朱子曰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

何氏楷曰蓼蕭諸侯繼世嗣封天子與之燕而歌此左傳襄二十六年齊侯如晉晉侯享之賦蓼蕭叔向命晉侯拜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昭十二年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據二傳其一以賦此詩為安先君之宗祧其一以通嗣君之故賦此詩則其為繼世嗣封之詩明矣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朱子曰其曰既見蓋于其初燕而歌之也

湛露序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傳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 箋燕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傳夜飲必於宗室 箋豐草喻同姓諸侯也夜飲之禮在宗

朱子曰宗室蓋路寢之屬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箋杞也棘也異類喻異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其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箋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食多於諸侯也言飲酒不至于醉

菁菁者莪序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子喜樂之矣

朱子曰此亦燕飲賓客之詩

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歐陽氏修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為比

郝氏敬曰朝以朝旦禮主于合也辨也飲以昏夜情主于合也

何氏楷曰朱傳以為燕飲賓客之詩子貢傳則云所以燕賢也申培說謂天子燕賓興之士則歌此詩陳氏疑為天子行禮于學校燕飲而歌此詩今案詩中無言及燕飲之事但以有歸美君子之辭則雖燕饗通用無不可者非為燕飲作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詩小雅六月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飲御諸友包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箋）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令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疏）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云加之

桑扈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

匪敖萬福來求（箋）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其罰爵一人舉觥則羣臣皆舉觥觩然陳設而已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共其樂言不慢敖自遥恣也

朱子曰此天子燕諸侯之詩

何氏楷曰此諸侯春來朝天子而天子饗之之詩桑扈黃鳥俱春時所有非朝而何周禮九夏驚夏居其一杜子春謂公出入奏驚夏驚敖古俱通作傲此詩詠饗諸侯而末有彼交匪敖之語正與夏名相合則饗禮出入所奏其即此詩乎

蕙田案何氏以桑扈即九夏之驚夏太鑿

鴛鴦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禄宜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乘馬在廄秣之君子萬年福禄艾之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禄綏之

朱子曰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

魚藻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

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朱子曰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

魚藻序魚藻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朱子曰此亦燕飲之詩

幡幡瓠葉采之亭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傳)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箋)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菹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嘗者以其為之主于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疏)士禮有特牲豚豕此止言瓠葉與兎首明非有位之人故言庶人之菜

王氏安石曰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

朱子曰羞述主人之謙辭亦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傳)毛曰炮加火曰燔有兎白首者兎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于賓乃薦羞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為酌名

朱子曰有兎斯首一兎也猶數魚以尾也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傳)炕火曰炙酢報也(箋)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沿兎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疏)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于火上以炙之

有兎斯首炮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傳)酬道飲也(箋)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

何氏楷曰公食大夫云上大夫庶羞二十加于下大夫以雉兎鶉鴽又有鮒魚腊鮮魚鮮腊之別記內則紀諸膳有雉兎鶉鴽又有以兎為菹類者內則云兎為宛脾也有以兎羹和糝不蓼又云雉兎皆有芼也有以兎為羹者內則云兎羹和糝不蓼又云雉兎皆有菹兎醢內則云腊芼兎醢也此詩單舉兎一物而又以炮炙為言皆禮所不載內則云兎去尻則棄其後譬處不用故但舉首以顯之耳

何氏楷曰禮主人導飲之後賓受爵却不飲奠于席前行旅酬之禮交錯以徧今此一獻禮導當無旅酬之事

蕙田案春秋傳趙武賦瓠葉而穆叔知其欲一獻則此詩蓋燕饗用一獻之正禮也禮有獻有酢有酬而後一獻之禮終故曰獻之禮成于酬此詩二章以下次第正與禮合周禮醢人所共七菹無瓠葉然賓客之禮醬用五

十簋以五齊七菹七醢三臡實之尚不及其半禮文之不備者多矣經云采之亨之或亦取以芼羹如牛藿羊苦豕薇之類非爲菹也庶羞用兎惟上大夫以上始有之毛鄭以爲庶人之禮失之矣燕饗之品多矣於蔬云瓠葉於羞云兎舉其至薄者言之耳其云君子有酒與魚麗南有嘉魚諸詩之文同豈庶人足以當之乎

大雅公劉篤公劉于京斯依跄跄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傳宴既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瓠傚以質也爲之君爲之大宗也 疏此又言宮室既就饗燕羣臣也呂氏祖謙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益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逸民即其事也

蕙田案公劉夏時之諸侯也詩述其燕飲羣臣之事云俾筵俾几則筵賓授几之禮也云執豕于牢則殺烝折俎之禮也云酌之用匏則酌獻酢酬之禮也云食之飲之則又兼饗食之禮矣云君之宗之則又兼族燕族飫之禮矣周公制禮蓋本乎此

春秋文公四年左氏傳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

昭五年左氏傳宴有好貨飧有陪鼎

陳氏祥道曰先王之世近自九族同姓與夫兄弟朋友之親而遠至乎諸侯羣臣與夫蠻貊夷狄之邦莫不有恩以見其愛有文以盡其禮故禮行而天下服既翕和樂且孺燕兄弟也伐木之詩歌或咢洗爵奠斝燕九族同姓也常棣之詩兄弟則有湛露燕羣臣嘉賓則有鹿鳴而燕夷狄則所謂藐蕭澤及四海是也

蕙田案天子燕禮有六一燕諸侯來朝詩摻
蕭湛露是也二燕諸侯有功詩彤弓是也三
燕羣臣詩鹿鳴是也四燕臣有功詩六月云
吉甫燕喜是也五燕親戚故舊詩伐木是也
六燕諸侯之聘客左傳王以文伯宴是也諸
侯燕禮有五一兩君相燕司儀云諸公相爲
賓左傳晉侯以公燕于河上是也二燕羣臣
儀禮燕禮是也三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及因
聘而還燕之詩四牡勞使臣是也四燕四方
聘客聘禮燕與時賜是也五燕天子之使左
傳周公閱來聘饗之有饗則亦當有燕也儀
禮惟有諸侯燕羣臣之禮其散見於他經者
今並蒐採以補禮文之闕若夫祭畢之燕已

見吉禮與族人燕已見飲食禮俱不載入

右經傳燕禮

春秋莊公十八年左氏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注）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燕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言備設（疏）王饗醴命之宥者王為之設饗禮置醴酒命之以幣物所以助歡也周禮掌客王待諸侯之禮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二饗再食再燕子男壹饗壹食壹燕三禮先言饗是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也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饗禮有酬幣也禮主人酌酒于賓曰獻賓答主人曰酢主人又酌以酬賓曰酬幣蓋于酬酒之時賜之幣也所賜之物即下玉馬是也傳稱饗醴命宥言其備設盛禮也此注命之宥者命在下以幣物宥助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注）雙玉為瑴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注）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僖公二十五年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注）既行饗禮而設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二十有八年左氏傳晉侯獻楚俘于王鄭伯傅王用平

禮也（注傳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將厚意）

蕙田案以上天子饗諸侯

僖公十二年左氏傳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宣公十六年左氏傳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注烝升也升殽于俎疏禮升殽于俎皆謂之烝故烝為切肉為殽乃升于俎故謂之殽烝）武子私問其故（注享當體薦而殽烝故問疏若公體亦謂之房烝武子謂已被王享亦當房烝今乃殽烝故怪而問之）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國語周語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殽烝原公相禮隨會私于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原公以告王召隨會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惟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且惟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儳貪而不讓不侯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吾人體委與之今我王室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歐協典禮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籩簋奉其犧象出其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胡有子然其效戎翟也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

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修執秩以爲晉法

春秋成公二年左氏傳晉侯使韓朔獻齊捷于周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王以韓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注籍書也)

昭公十五年左氏傳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注魯壺魯所獻壺樽)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

蕙田案以上天子饗燕諸侯之大夫

莊公二十一年左氏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注樂備之樂備六代)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與之(注后王后也鞶帶而以鑑爲飾也)

蕙田案此條諸侯饗天子

又案大夫饗君謂之非禮則諸侯饗天子其非禮可知矣至莊二十年傳稱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時子頹出惠王而自立故假天子饗羣臣之禮行之此僭亂之事惡可以言禮故削而不書

僖公二十二年左氏傳楚子入享於鄭(注爲鄭所饗)九獻(注用上公之禮)

九獻酒而禮畢 疏案儀禮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以酬賓乃成一獻之禮九獻者九爲獻酬而禮始畢也

庭實旅百(注庭中所陳品數百也)加籩豆六品(注食物六品加於籩豆)籩豆禮食器

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及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爲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二十四年左氏傳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于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二十九年左氏傳冬介葛盧來以其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注燕燕禮也好好貨也)

文公三年左氏傳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注俱還上成拜禮)公賦嘉樂

十三年左氏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成公三年左氏傳齊侯朝于晉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

襄公九年左氏傳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

十年左氏傳宋公饗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于是觀禮魯有禘樂實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注桑林殷天子之樂名師樂師旌夏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

十六年左氏傳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二十五年左氏傳莒子朝于齊饗諸壯郭

二十六年左氏傳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

二十八年左氏傳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

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迓勞于東門之外而不敬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

三十年左氏傳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

昭公三年左氏傳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七年左氏傳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注宴好之賜大屈弓名）既而悔之

十一年左氏傳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

十二年左氏傳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

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僞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傻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十七年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鄭子來朝公與之宴

二十七年左氏傳公如齊齊侯請享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享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注此公于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為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定公十年左氏傳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齊

侯將享公孔正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疏）諸侯相見之禮享在廟燕在寢不得行于野僖二十八年晉侯朝王于踐土王享醴命之宥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邱請以桑林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如此之類或特賞殊功或畏敬大國皆權時之事非正禮也孔子知齊懷詐慮其掩襲託正禮以拒之

蕙田案以上兩君相饗燕

僖公三十年左氏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注昌歜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注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形以象武也）

蕙田案此諸侯饗天子之大夫

桓公九年左氏傳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僖公二十三年左氏傳晉公子重耳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

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注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欲言賦詩斷章也)國語晉語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享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啟之心

蕙田案重耳時爲諸公子當以大夫之禮享之楚子乃爲設九獻庭實旅百則以上公相待非禮之正故公子欲辭

春秋文公四年左氏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注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爲賦)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十五年左氏傳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魯人以爲敏

成公十二年左氏傳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懸焉(注懸鐘鼓也)郤至將登金奏作于下(注擊鐘而奏樂)(疏)朝賓入門而奏樂聘客至庭乃奏樂此將登堂始奏樂者縣當在庭而楚爲地室而縣待客登堂乃奏皆所以見異)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暮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注言此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

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

成公十四年左氏傳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襄公四年左氏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八年左氏傳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

武子曰誰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十九年左氏傳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

二十年左氏傳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

二十七年左氏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注）折俎體解節折升之于俎合卿宴之禮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疏）周禮大司馬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故宋人此享令司馬置折俎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七月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注）客一坐所尊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美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美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

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

楚遠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于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將焉往

二十九年左氏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注公將以酬賓）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疏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是燕有射也此云公享之則享法亦有射也）昭公元年左氏傳夏四月趙孟（注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注瓠葉詩義取薄物而以獻酬知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注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趙孟辭（注趙孟自以今非聘）私于子產曰武請于家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注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于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鄭故辭五獻）

昭公二年左氏傳晉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賦節之卒章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六年左氏傳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注籩豆之數多于常禮）武子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

三獻（注周禮大大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

十二年左氏傳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十六年左氏傳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于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注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縣樂肆疏諸侯享賓之禮亡惟有公食大夫存耳其禮云大夫納賓入門左及南門公揖入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饗食事俱在廟則享位亦當然也孔張後至蓋賓入廟門乃始來至當從大夫適東夾之南西面位也張乃立于客間賓入未升階立于西方北張入客行間也執政禦之適客後移立于客之西也又禦之適縣間適鐘磬樂肆之間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西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又鑮皆南陳張初立客間已在西方被禦適客後又益西又被禦適縣間益又復益西入於頌磬鐘鑮之間也）

二十五年左氏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定公六年左氏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注賤魯故不復兩設禮）

十年左氏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

蕙田案以上諸侯饗燕鄰國之大夫

宣公二年左氏傳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疏此飲趙盾酒是小飲酒耳非正燕禮燕禮獻酬之後方脫屨升堂行無算爵非止三爵而已其侍君卜飲則三爵而退玉藻云三爵而油油以退是三爵禮訖自當退也）

成公九年左氏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

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緑衣之卒章而入

襄公三年左氏傳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疏與之禮食者若公食大夫禮以大夫爲賓公親爲之特設禮食）

十四年左氏傳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

二十年左氏傳季武子如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二十六年左氏傳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

昭公九年左氏傳晉荀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饒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爲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

禮記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

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黃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黃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春秋哀公十六年左氏傳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

二十五年左氏傳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韅而登席（注古者見君解韅）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敖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公宴于五梧武伯爲祝（注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觟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

蕙田案以上諸侯饗燕其臣（飲酒附）

襄公二十七年左氏傳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昭公二年左氏傳晉韓宣子來聘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蕙田案以上大夫饗聘客

莊公二十二年左氏傳陳公子完飲桓公酒樂（注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桓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疏服虔云臣將享君必卜之示戒慎也此桓公自就其家非敬仲發心請享也）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疏春秋之世設享禮以召君者皆大臣擅寵如衛公叔文子宋向魋之徒始爲之耳非禮法也敬仲羈旅之臣且知禮者也必不召公臨已知桓公賢之自就其家會也）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疏服虔云臣將享君必卜之示戒慎也此桓公自就其家非敬仲發心請享也）敬仲辭固姓故不敢也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

昭公元年左氏傳秦后子享晉侯（注為晉侯設享禮）造舟于河（注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注一舍八乘為八反之備）自雍及絳（注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歸取酬幣（注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齋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疏每一獻酒必有幣帛以為一獻于酬之時始有幣以勸飲故以為酬酒幣也）終事八反（注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隨之后子自齋其一以為初獻故續送其八也飲酒之禮主人初獻于賓賓酢主人主人受賓之酢禮飲訖又飲乃酌以酬賓如是乃成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

定公十三年左氏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注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故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戌也驕其亡乎

哀公十四年左氏傳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鞏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鞏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

薰田案以上大夫饗君

成公五年左氏傳宋公子鬷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入（注出入輒擊鼓）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襄公二十三年左氏傳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及旅而召公鉏（注獻酬禮畢通行為旅）使與之齒季孫失色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二十八年左氏傳齊慶封來奔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注氾祭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

昭公四年左氏傳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

哀公七年左氏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

國語魯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路堵父為客羞鼈小堵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

伯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上尸享養上賓鬱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

蕙田案以上大夫相饗食

春秋莊公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杜注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直書以見其失

汪氏克寬曰春秋傳晉侯饗齊侯宋公饗晉侯楚子饗公小邾子邾子來朝公與之燕公饗宰周公范宣子饗晉六卿于蒲圃甯俞華耦來公與之燕至鄭伯饗王王饗晉侯經皆不書而書夫人饗齊侯則以其非禮也

蕙田案此夫人饗諸侯

右春秋饗燕

淮陰吳玉搢校字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參校
李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三十二

饗燕禮

儀禮公食大夫禮(鄭目錄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於五禮屬嘉禮　疏篇中薦豆六黍稷六簋庶羞十六豆此等皆是下大夫小聘之禮下乃別言食上大夫之法聘禮據侯伯之大聘此篇小聘大夫者周公設經互見為義不言食賓與上介亦兼得大夫聘賓云大夫兼得大夫聘賓與上介亦兼小聘之賓)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注戒猶告也告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　疏此篇雖據子男大夫為正兼見五等諸侯大聘使卿之事故云各以其爵也)上介出請入告(注問所以為來事)三辭(注為既先受賜不敢當　疏既先受賜謂聘日致饔受賜大禮故今辭食不敢當之但受饔之時禮辭而已至于享食皆當三辭)賓出拜辱(注拜使者屈辱來迎已)大夫不答拜將命(注不答拜為人使也將猶致也)賓再拜稽首(注受命注復於君)賓不拜送遂從之(注不拜送者為從之不終事　疏鄉飲鄉射戒賓遂從之而云拜辱拜送者以主人先反不相隨故

也覲禮使者勞賓侯氏送于門外遂從之使者既不先反猶拜送者尊天子使故也

蕙田案以上戒賓

賓朝服即位於大門外如聘(注)於是朝服則初時元端如聘亦入於次侯(疏)云大門外如聘者則賓上設擯介以相待如聘時賓在館拜所戒大夫即元端賓遂從大夫至君大門外入次乃去元端著朝服出次即位也聘禮重賓發館即皮弁此食禮輕及大門乃朝服即位具(注)主人也擯者侯君于大門外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于大門外之外

盛氏世佐曰即位謂自公以下也具官各饌其所供之物也燕禮告具而後即位此即位乃具者食重於燕也

蕙田案經言即位不言主人者上言賓即位則此爲主人可知也敖氏以即位仍屬賓者非郝氏又連上文如聘即位爲句尤誤

以上即位

又案以上即位

羹定(注)向謂之羹定猶熟也著之者下以爲節

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

東本短則編其中央今文扃作鉉

七鼎者食禮輕無鮮魚鮮腊與聘禮腥一牢鼎七同也案亨人職云掌共鼎鑊又甸師職云掌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故使甸人兼亨人陳鼎也

設洗如饗(注)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饗禮亡燕禮則設洗於阼階東南(疏)引燕禮者欲見設洗之法燕與饗食同

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注)爲公盥也公尊不就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疏)夏官小臣職云

敖氏繼公曰凡行禮其以盤匜盥而不就洗者尊者一人而已有敵者則否不言簞巾文略耳祭禮有槃匜必有簞巾

欽定義疏夏官小臣職大祭祀朝覲沃王盥此諸侯之小臣故主沃公盥

宰夫設筵加席凡(注)設筵于户西南面而左凡公不賓至授几者親設湅醬可以略此

敖氏繼公曰言此者嫌酒漿或用尊也

無尊(注)主於食不獻酬

飲酒漿飲俟於東房(注)飲酒清酒也漿飲截漿也其俟莫于豐上也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疏)截之言截以其汁滓相載故云截漢法有此名也

掌也酒漿不在凡中

者雖無尊猶嫌在堂

敖氏繼公曰此所饌者謂豆簋簋鉶也

凡宰夫之具饌於東房(注)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

蕙田案以上陳設

公如賓服迎賓於大門內(注不出大門降於國君)(疏自此盡階上)
大夫納賓(注大夫謂上擯也納賓以公命)賓入門左(注北面再拜稽首言主君迎賓拜至之事)
(注左西方賓位也辟逡遁不敢當君拜也)
欽定義疏聘禮公迎賓再拜賓辟不答拜者以公爲聘君而拜已不敢承其禮也此則爲食已而拜故既辟還復再拜稽首

公揖入賓從(注揖入道之)及廟門公揖入(注廟禰廟也)(疏儀禮之內單言廟者皆據禰廟若非禰廟則)
(言廟祧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燕禮又在寢是其差次也)賓入三揖(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至於階三讓(注讓先升)
公升二等賓升(注遜下人君)

敖氏繼公曰此下大夫與公升階之儀乃與卿同然則升階尊卑之差不過一等

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注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于夾明東於堂)(疏此主國卿大夫立位序西爲正)
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注統于門者非其正位辟賓在此)(疏燕禮大)
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

夾北西面南上(注宰宰夫之屬也古文無南上)

敖氏繼公曰宰大宰也宰尊官於此乃見之者位定在後耳南上二字古文無之經惟言宰是獨立於此也南上之文無所用之傳寫者因下文而衍此二字耳宜從古文

欽定義疏此宰內宰也天官內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侯國之內宰亦當然也饗賓則夫人亞裸此食禮殺於饗夫人不親內宰位於東夾之北以見外內之官備所以示夫人敬客之意也下經授公醬梁及爲賓設豆簋鉶稻者皆宰夫也宰惟授公涪視宰夫爲尊則宰非宰夫之屬明矣大宰爲司徒之兼官三卿之長不應不立於東夾南而在東夾北也注爲南上二字所惑故以宰夫之屬言之敖氏以爲大宰則亦未詳於外內之辨也其下即內官之士豈其倫乎

觀承案内官之南上者統於宰而宰之南上者又統於君以其位在東夾之北則君在南固宜以南爲上耳謂此二字爲衍恐亦未然

饗食賓自無事

内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注夫人之官内宰之屬也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

欽定義疏此爲内宰之屬則位於其上者爲内宰明矣

此内官士也非奄也

介門西北面西上（注西上自統於賓也然則承擯以下立於士西少進東上）（疏云承擯以下立於士西少進東上者以介統於賓而西上則擯統于君而東上可知又承擯是大夫尊於士故知少進東上也不言上擯者上擯有事其位不定故不言）

蕙田案以上迎賓

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注楣謂之梁至再拜者興禮俟賓嘉其來也公再拜）（疏至再拜者公方一拜賓即降公再拜者賓降後又一拜本當再拜故皆以再拜言之）賓西階東北面答拜

欽定義疏已國之臣拜位在阼階下燕禮主人獻公二大夫媵爵於公皆是也若爲賓則拜於西階下燕禮大夫爲賓者是也聘禮私覿賓降拜於階東視階下爲稍東別於主君也此亦然故注以爲少就主君也

擯者辭（注辭拜於下）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注賓降再拜公降擯者釋辭矣賓猶降終其再拜稽首興起也）

欽定義疏賓在西階東欲答拜時擯者即辭之而賓拜自若故曰拜也公見其不聽擯者之辭乃降一等以示親辭而擯者致辭曰寡君從子而降矣子雖將拜其興也容此兩辭之間而賓之再拜已訖非謂賓拜未再得辭即興若然則上文賓升不得謂已拜矣

賓栗階升不拜（注自以已拜也栗賓栗也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走）

張氏爾岐曰升降有四法拾級連步謂兩足相隨不相過是尋常升階法栗階者始升猶聚足連步至近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是趨君命之法故燕

禮記云凡栗階不過二等又此經注不拾級而下曰足疏以為越三等是下階近地三等即不聚足也又云越一等為歷階共為四法

令之成拜階上壯面再拜稽首(注)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於主君之意猶為不成

敖氏繼公曰拜下者臣也拜於上者賓也既升而命之成拜所以賓之

蕙田案以上拜至

士舉鼎去鼏於外次入陳鼎於碑南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坐奠於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注)入由東出由西明于俎故去之士喪士虞皆入乃去鼏喪禮變于吉也

古文待為持(疏)次入序入也去鼏于外者以入當載

敖氏繼公曰次入鼎在西者先在東者後也碑下脫一南字西南之衍文皆傳寫誤也順出以次而出也順出正禮也其或逆出由更耳

盛氏世佐曰鼎南面以西為右右人在鼎西故抽扃即奠於其西便也南順言奠扃之法南北設之順鼎面也舉鼎之時扃橫加於鼎上及其奠也直設於鼎旁故云順也出自鼎西謂右人奠扃訖即自鼎西而出也上云次入則出亦以次可知故不須言順出惟逆出乃著之以其變於初也敖氏分句不審乃以西南之南為衍字過矣

蕙田案碑南南面石經及古本俱缺一南字

監本有之蓋後人所增也經云士舉鼎次入不云次出者舉入以見出也下文旅人取七俎次入者舉出以見入也次出不云次入者舉出以見入也下有順出之文疑南字為衍失之

甸人舉鼎順出不云次入者舉出以見入也下有順出之文疑南字為衍失之

敖君善以下有順出之文疑南字為衍失之矣當從盛氏為是

雍人以俎入陳於鼎南旅人南面加七於鼎退(注)旅人雍人之屬旅食者也雍人言入旅人言退文互相備也出入之由亦如舉鼎者七俎每器一人諸侯官多也

敖氏繼公曰雍人西面於鼎南陳俎俎南順旅人南面於鼎北加七七七壯枋

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壯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於前卒盥序進南面七(注)長以長幼也序稍更也前洗南載者西面(注)載者左人也亦序自鼎東西

面於其前大夫七則載之（疏）待載時在鼎東南面今大夫鼎北面南七之左人當載故序自鼎東西而俎當鼎南則載者在鼎南稍東

敖氏繼公曰南面立於鼎後也七出鼎實也西面執俎以載也

魚腊飪（注）飪熟也食禮宜熟饗有腥者（疏）上文直言羹定肉謂之羹恐魚腊不在其中故此特著魚腊飪也樂記大饗俎腥魚是饗禮有腥也又春秋傳王享有體薦以饗禮用體薦則腥矣豚解者皆腥也

薦田案疏引大饗俎腥魚證饗之用腥然彼大饗謂祫祭先王非饗賓客也賈氏誤矣其皆腥則得之

云豚解者皆腥進奏（注）體謂性與腊也奏謂皮膚之理也進其理本在前下大夫體七个（疏）體七个用右胖肩臂臑肫骼脊脅其左胖為庶羞下文十六豆二十豆是也進其理本在前者此謂生人食法故進本本謂近上者若祭祀則進末故少牢云進末鄭云變于食生是也

載體進奏（注）體謂性與腊也奏謂皮膚之理也進其理本在前下大夫體七个（疏）體七个用右胖肩臂臑肫骼脊脅其左胖為庶羞下文十六豆二十豆是也進其理本在前者此謂生人食法故進本本謂近上者若祭祀則進末故少牢云進末鄭云變于食生是也

右（注）右首也寢右進鬐也乾魚近脾多骨鯁宮在户牖之間南面俎則東西陳之魚在俎首在右腹脾鄉南鬐脊也進脊在壯鄉賓是取脊少骨鯁者以優賓也若祭祀則進脾以鬼神尚氣脾者氣之所聚故少牢進脾是也（疏）縮縱也魚在俎為縱於人亦橫也不異其牛羊脾賤也此俎實凡二十八（疏）牛羊同是畜類又其腹脾賤故略之同俎也牛羊各有腸胃腸胃各七四七二十八也

腸胃七同俎（注）以其同類也

倫膚七（注）倫理也謂精理滑脆者之皮革為之（疏）倫膚謂豕

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注）順其在牡之性也腸胃垂及俎拒

大夫既七七奠於鼎北載者又待設俎也（注）事畢宜由便也士

敖氏繼公曰七奠於鼎謂加七於鼎上也位東夾南

薦田案以上鼎入載俎

公降盥（注）將設醬

賓降公辭（注）辭其從己

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

（注）揖讓皆一殺於初

飲定義疏凡降盥而升皆一揖以距階近無三揖之位也始至於階三讓此惟一讓則殺於初矣亦公升二等而後賓升

宰夫自東房授醢醬（注）授授公也醢醬以醢和醬（疏）案記云蒲筵常長丈六尺于堂上户牖之間南面設之乃設正饌於中席已東自中席已西設庶羞也

公設之（注）以其為饌本

賓辭壯面坐遷而東遷所（注）東遷所

奠之東側其故處（疏）東遷所者謂以西為上君設當席中故去遷之辟君設處側近也近其故處

敖氏繼公曰東遷所東遷於其所也所者謂醬之正位也公設之處於其正位必少西者為賓當遷之故也遷之者示不敢當公親設之意且以為禮也

薦田案以上公親設醬正饌之一

公立於序內西鄉（注不立阼階上示親饌疏君之行事皆在阼階上今故也）賓立於階西疑立（注不立阼階上以主君離阼也疑正立也自定之貌今文曰西階）宰夫自東房薦以西菁菹鹿臡（注醢醢醢有醢昌本昌蒲本菹也醢有骨謂之臡菁葑菁菹也）魚以西上韭菹以東醢醢昌本昌本南廉士設俎於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注亞次也不言綌錯俎尊也疏上設豆綌陳之下設黍稷錯陳之此設俎不綌不錯）膚以爲特（注直豕與腸胃東也特膚者出下牲賤疏豕在牛羊之下膚豕之所出故云賤也）旅人取七俎人舉鼎順出奠於其所（注以其空也其所謂當門）

敖氏繼公曰甸人加鬲乃舉鼎其出也亦七先而鼎後

薦田案以上宰夫設篚正饌之二

宰夫設黍稷六簋於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注並併也）

薦田案以上士設俎正饌之三

大羹淯不和實於鐙宰右執鐙左執盖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疏謂之鐙宰謂大宰宰夫之門白阼階無升）公以盖降出入反位（注大羹淯煮肉汁也大古之羹不和無鹽菜焉）

薦田案以上宰夫設篚正饌之四

李氏如圭曰淯升自阼階者公親設之故也

敖氏繼公曰自門入者淯在鼏也士昏禮曰亨於門外東方

鉶定羹疏大羹淯皆盛於鐙經特於此見之淯與鉶爲類特牲禮主婦設兩鉶隨設大羹淯但以淯由門外入故設之不以主婦耳其實主婦職也此禮宰之爲內宰矣

公設之於醬西賓辭坐遷之（注亦遷東所）

盛氏世佐曰遷淯之法與醬同

蕙田案以上宰夫設俎四於豆西東上牛以西羊南豕以東牛
(注)俎菜和羹之器(疏)記云牛藏羊苦肉薇是菜和羹以俎盛之羹在俎言之謂之俎羹據器言之謂之俎鼎正鼎之後設之謂之陪鼎入庶羞言之謂之羞鼎其實一也

蕙田案以上宰夫設俎正饌之六

飲酒實於觶加於豐(注)豐所以承觶者也如豆而卑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於豆東(注)實有酒者優賓也設於豆東不舉也燕禮記曰凡奠者於左(疏)案下文宰夫執漿飲賓與受惟用漿酳口不用酒今主人猶設之是優賓也此酒不用故奠于豆東案鄉飲酒鄉射記皆云凡奠者于左舉者于右注云燕禮記者必傳寫者之誤楊氏復曰上文飲酒漿飲俟于東房疏云酒漿皆以酳口此又云漿以酳口不用酒今主人猶設之所以儐賓兩說牴牾不同又案下文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腊醬湆不祭夫魚腊醬湆祭飲酒則知酒以優賓但賓不舉爾豈酳口之物哉當以優賓之義為正

蕙田案以上宰夫設飲酒正饌之七

宰夫東面坐啟簋會各卻於其西(注)會簋蓋也亦一合卻之各當其簋之西(疏)卻者仰也簋蓋有六兩兩相重而仰之少牢云佐食啟會蓋二以重設於敦南也

蕙田案簋設於羹湆之先至是始啓之事有節也

欽定義疏正饌醬最先設次則豆由房出又次則俎自階升又次則簋由房出又次則湆自階升至鉶則復由房出其上下設饌之人亦相間以成禮如此

蕙田案以上設正饌

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於公(注)負東房負房戶而立也南面者欲得鄉公與賓也公再拜揖食(注)再拜賓饌具賓降拜(注)答公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不言成拜降未訖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於醢上豆之間祭(注)擩猶染也

敖氏繼公曰此所擩者醢醢以下五豆惟云醢者省文耳少牢饋食用四豆尸取韭菹擩于三豆是其徵也

贊者東面坐取黍實於左手辯又取稷辯反於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注)取授與優賓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疏)此所授者皆謂遠賓者菹醢及鉶不授以其近賓也雖不授亦祭之

敖氏繼公曰辯謂辯取于三盒先黍後稷不欲其雜也每取黍稷皆以右手實于左手既則反於右手也亦壹以授賓不言壹者已明也

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注)肺不離者刲之也不言刲刲則祭肺也此舉肺不離而刲之便賓祭也祭於是云賓興受坐祭(注)也賓亦每肺興受祭於豆祭

張氏爾岐曰離而不殊留中央少許相連謂之離肺刲則切斷之故云不離祭離肺者必用手絕斷其連處刲肺則否故注云便賓祭也壹說文訓專壹庶韻訓合當是總合授賓使之祭如上文祭黍稷之例注云壹猶稍也又云每肺興受恐與經未合食禮本殺俎文不宜如是其煩

方氏苞曰注豆祭似當作祭傳寫誤也

挩手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間祭(注)扱扱其鉶菜也挩拭也拭以巾

敖氏繼公曰扱上鉶以柶謂以內列牛鉶之柶扱其鉶也辯擩之遂以柶謂以內列牛鉶之柶擩三鉶也

欽定義疏辯擩之謂以上鉶之菜擩於餘鉶之汁所以示辯也

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腊醬湆不祭(注)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祭若入庶羞則祭之(疏)以有三牲故魚腊不之亦不祭也不言腸胃膚者在魚腊之下不祭可知

蕙田案正饌之設凡七而實之祭者五韭菹一也黍稷二也肺三也鉶四也飲酒五也醬與大羹湆皆公親設之而不祭者醬即醢醢類也湆即鉶類也祭醢以菹擩之祭鉶以菜擩之今醬湆無菹與菜無所用以擩者又酒漿之氣清醬湆之質濁豆間欲其潔故祭飲酒不祭醬湆也

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於湆西實牡面辭坐遷之(注)既告具矣而又設此殷勤之加也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疏)知粱東上者下文宰夫膳稻于粱西是以粱在東為上公與實皆復初位

注位序內階西宰夫膳稻於粱西(注)膳猶進也進稻粱者以簋(疏)云郤會此不云郤會者先于房去之故也

郝氏敬曰穀以粱為大故君自設食以稻為善故宰夫供膳食美曰膳

盛氏世佐曰設膳曰膳猶置尊曰尊布筵曰筵也

蕙田案以上公親設粱宰夫膳稻加饌之一

敖氏疑膳當作設似有理然以郝氏盛氏之說通之經文未必誤也

士羞庶羞皆有大羞執豆如宰注羞進也庶衆也進衆珍味進可者也大以肥美者特為籩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臑臑大也唯醢醬無大如宰如其進大羹涪右執豆左執羞皆無大反之謂第二已下為先者也

欽定義疏俎與庶羞皆士設之以其自堂下來與饌於東房者異也取諸門外以其加也

觀承案羞執豆三字當為句羞執者連羞而執之也下文以羞降三字亦當為句而授字自宜連上文為句也

先者反之注庶羞多羞人不足則相授于階上復出取也疏反之者以其於稻南其人不反則此云先者一人升設羞人不足故先至者反取之下文云先者一人升設反之謂第二已下為先者也由門入升自西階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簋西間容人注簋西黍稷西也必言稻南者明庶羞加不與正豆併也間容人者賓當從間往來也疏稻與庶羞俱是加故南北相繼俱在黍稷正饌之西不與正豆併也賓當從間往來者下文賓左擁簋梁右執涪以降公辭升反奠于其所是也

敖氏繼公曰先者一人士之長設膳者也稻南言其東西節也簋西言其南北節也

旁四列西北上注不統於正饌右殽右殽殺此謂之羹一也殺為正饌殽為切肉即庶羞與此正饌東庶羞西間容人同腳以東膮臐牛炙注腳膮臐今時膍也牛曰腳羊曰膮豕曰臐皆香美之名也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注先設醢縮之以次也內則謂鮨為膾然則膾用鮨鮨南羊炙以東羊胾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注芥醬芥實醬用葱秋用芥衆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以羞降出注騰當作媵媵送也授授先者

一人

盛氏世佐曰士媵羞者雖衆而升堂設之者惟最先一人其餘則授于西階上也故先者一人不反其餘皆反

蕙田案以上士設庶羞加饌之二

欽定義疏正饌之列其在東者以西為上豆與俎是也加饌之列其在西之北者以東為上籩與鉶是也其在西之

南者以西爲上庶羞是也一陳饌之間亦必相變如此

蕙田案以上設加饌

贊者負東房告備於公（注復告庶羞具者以其異饌）贊升賓（公命賓升席）賓坐席末取粱即稻祭於醬湆間（注即就也祭稻粱不于豆祭祭加宜于加）

張氏爾岐曰醬湆不得言加注偶誤粱是公所親設醬湆亦公所親設公設是饌尊處故祭粱不于豆而于此耳

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與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注一一受之而兼壹祭之庶羞輕也自祭之于胾醢之間以異饌也）

敖氏繼公曰祭不言其所亦于醬湆間可知

欽定義疏賓之祭饌者六其親取以祭者三爲贊所授以祭者三然於豆則辯取之而後擩擩而後祭於鉶則既扱而擩之辯辯而後祭於簋則取粱即稻而後祭是皆兼壹而祭也贊所授者於簋曰取辯與以授賓而賓祭之於俎曰辯取與以授賓而賓祭之於羞亦曰辯取與以授賓而賓兼壹祭之是贊皆壹授而賓皆兼壹而祭也注於俎謂賓每肺興受而祭是以贊爲非壹授賓亦非壹祭也於羞謂壹授之而兼壹祭之是以贊爲非壹授惟賓爲壹祭也似皆不合於經祭於膾醢之間亦以其爲加饌之上豆故意之云爾蒙粱稻而言則敖氏謂湆醬間者近之正饌祭於豆間加饌祭於湆醬間亦足以別矣

賓降拜（注拜庶羞）（疏上文正饌公先拜賓答拜此賓先拜公公答拜）公辭賓升再拜

蕙田案以上賓祭加饌

賓北面自間坐左擁簋粱右執湆以降（注自間坐由兩饌之間也擁抱也必取粱者公所設也以之降者堂尊處欲食于階下然也）公辭賓西面坐奠於階西東面對西面

坐取之栗階升壯面反奠於其所降辭公(注)奠而後對成其必辭公者為其尊而親臨己食待食贊者之事

張氏爾岐曰成其意者成其降食階下之意降辭公辭公之親臨也

公許賓升公揖退於箱(注)箱東夾之前侯事之處擯者退負東壁而立(注)無贊者告公也公來則勞賓不來則賓不勞故不來者所以優饒賓也

張氏爾岐曰成其意者成其序外賓食在户西若不告公公何以知之明知

欽定義疏大射儀賓有加席不辭者以公亦有加席也此無作席故賓卷之

賓三飯以湆醬(注)每飯歠湆以殽擩醬食正餲也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不言其殽優賓也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注)此進漱也非為卒食為將有事綠賓意欲自潔清賓揌手興受(注)必解觶

張氏爾岐曰設之將以侑賓

宰夫設其豐于稻西(注)酒在東稻在西是所謂左酒右醬庭實設(注)乘皮賓坐祭遂飲奠於豐上(注)飲漱

蕙田案以上賓食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注)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殽帛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西鄉立序內位也受束帛于序端

欽定義疏賓既飲則贊者以告而公出自箱矣蓋飲者食畢之事賓而飲將有告退之心矣故以是為侑幣之節

賓降筵北面(注)以君將有命也北面于西階上擯者進相幣(注)為賓釋幣辭于賓賓降辭幣升聽命(注)降辭幣主國君又命之升聽命辭許辭受幣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注)主國君南面授之當東楹者欲得君行一臣行二也退西楹西東面立(注)俟主國君送幣也退不負序以將降畢賓北面揖執庭實賓降也公再拜(注)賓不敢俟成拜介逆出(注)以賓事示親受公壹拜賓以出(注)揖執者公降立(注)俟賓反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注)從者府史之屬訝迎也(疏)知非士介者子男小聘使大夫士介一人而已介已受賓幣故知訝受者是府史之屬也

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注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
敖氏繼公曰霤門內霤也沒霤庭南也拜者謝侑幣之賜也沒霤而拜以公立于中庭也

公辭注止其拜使之卒食揖讓如初注如初入也升賓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注賓拜主國君之厚意賓揖介入復位賓升公揖退於箱賓卒食會飯三飲注卒已也已食會飯謂黍稷也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

敖氏繼公曰向者三飯乃飲此三飲蓋九飯也九飯大夫禮也後禮更端故與前三飯不相蒙食加飯而飲漿則此所飲者其酒與

張氏爾岐曰上文宰夫設黍稷云敖會是簋兼會設之稻粱不言咯會是簋不兼會故經以黍稷為會飯也

不以醬清注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

楊氏復曰案注云初時食加飯謂食稻粱用正饌謂以殽臑醬食正饌也此食正飯謂食黍稷也但用庶羞則經無其文據下文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注云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彼證此恐此食會飯有二飲亦食庶羞此注所以有互相成之義也

挩手興壯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注示親徹也不北面者異于辭疏上文受侑幣出更入門壯面拜其時欲辭退故壯面此卒食禮終故來向公

以出者非所當食又以已得侑幣

張氏爾岐曰公所據設賓亦親徹

東面再拜稽首注卒食拜也不北面者異于辭疏上文受侑幣出更入門壯面拜其時欲辭退故壯面此卒食禮終故來向公

降再拜注答之也不辭之使升堂明禮有終

敖氏繼公曰公拜亦西面于阼階下

薦田案以上賓卒食

介逆出賓出公送於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注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

薦田案以上賓出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注卷猶收也無遺之辭也三牲之俎正饌尤尊盡以歸賓尊之至也歸俎者賓于館他時有所釋故疏特牲及士虞于尸釋三俎是有所釋此無所釋故稱卷也

敖氏繼公曰歸俎施惠不言賜胃膚者在魚腊下不與可知也

薦田案以上歸賓俎

明日賓朝服拜賜於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注朝謂大門外

疏聘禮拜饔與餼不拜東帛者彼使人致之故不拜此食禮君親賜故拜之

訝聽之注受其言入告出報也此下大夫有士訝

蕙田案以上賓拜賜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注記公食上大夫異于下大夫之數豆加葵菹蝸醢四四為列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為列無特（疏周禮醢人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上文六豆用鹿臡以上仍有茆菹麋臡在今八豆不取茆菹麋臡而取饋食之豆葵菹蝸醢者以特牲少牢參之無特者陳饌要方上七俎東西兩行為六俎一俎特于俎東此九俎為三行故無特雖無特膚亦為下

敖氏繼公曰豆加茆菹麋臡簋加黍稷各一鉶加羊俎加鮮魚鮮獸于膚之下九俎則四四為列而特鮮獸

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注此以命數為差也九謂再命者也十一謂三命者也七謂一命者也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之卿次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夫國之孤視子男（疏周禮典命諸侯之臣分為三等三命再命一命一命不命與一命同此經魚腸胃倫膚亦分為三等有十一有九有七則十一當三命九當再命七當一命也大國之孤四命與子男同十三侯伯十五上公十七差次可知

欽定義疏子男之卿雖八豆八簋六鉶九俎與公侯伯之卿同然其魚腸胃倫膚三俎惟用九數不得用十數若公侯伯有一數若公侯伯之卿則用十有一數也子男之大夫雖六豆六簋四鉶七俎與公侯伯之大夫同然其魚腸胃倫膚三俎惟用七數不得用九數若公侯伯之大夫則用九數也就其同之中又有少異者以明其等

庶羞西東毋過四列（注謂上下大夫也（疏下大夫庶羞東西四行南北亦四行上大夫東西四行南北五行）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兎鶉鴽（注鴽無母（疏案爾雅釋鳥云鴽鶉母郭璞曰鵪也莊子曰田鼠化為鶉淮南子云蝦蟆所化月令曰田鼠化為鴽然則鴽鶉一物也張氏爾岐曰據經鶉鴽並列還是兩物

蕙田案以上食上大夫禮

若不親食（注謂主國君有疾病若他故）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注執幣以將命）豆實實於簋陳於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於楹間二以並南陳（注陳簋筐于楹間者象授受于堂中也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簋北陳者變于食禮數如豆醢芥醬從焉筐米四（疏正食之時豆設于醬東西上今于楹間北陳故云變也菹醢各異物不可同簋故簋數如豆上大夫八豆

則八簋下大夫六豆則六簋也庶羞之醢同是醬類故使之相從但庶羞之醢更無別種宜同一簋也筐米四者黍稷各一筐稻粱又二筐

朱子曰兩楹間不必與相當謂堂東西之中耳

庶羞陳於碑內注生魚也魚腊從焉上大夫加鮮魚鮮腊雉兔鶉鴽不陳于堂辟正饌疏上文魚膾是魚之中膾者此則全生不膾何者本膾在豆與胾炙俱設今胾炙在牲未殺膾全不破可知庶羞之內鄭獨云生魚者以其胾炙在牲不殺于此無矣雖有乾腊雉兔之等以生魚為主也云魚腊從焉者雖無三牲之肉有乾魚腊可知庶羞之內有乾魚腊可知蓋本在堂上正饌之西今在碑內故云辟正饌庭實陳於碑外注跳乘皮者也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言歸宜近內疏庭實正法皆參分庭一在南而陳之故昏禮記云納徵執皮者參分庭一在南今云碑外總碑而言近北矣彼參分庭一在南陳之謂在主人之庭參分庭一陳之擬與賓向外故近南此陳於客館擬與賓入內宜近內牛羊豕陳於門內西方東上注為其賤汙館庭使近外賓朝服以受如受饔禮注朝服食禮輕也疏歸饔餼時卿韋弁賓皮弁受無儐注以已本宜往明日賓朝服以拜賜於朝訝聽命注賜亦謂食侑幣

蕙田案以上君不親食

大夫相食親戒速注記異於君者也速召也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召之迎賓於門外拜至皆如饗拜注饗大夫相饗之禮也今亡降盥受醬湆侑幣束錦也皆自作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注皆者謂受醬受湆受幣也侑用束錦大夫文也降堂謂止階上

蕙田案公食有授粱之節此不見者主所親設則賓親執之下云執粱與湆是粱亦親

可知文不具

賓止也注主人三降賓不從疏以主人降堂不至地故賓止不降也

張氏爾岐曰注言三降不數降盥者蓋時賓亦從降自如常法也

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注不敢食于尊處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

欽定義疏公食禮賓卷席時公已退於箱公不辭賓卑也此卷加席而主人辭則大夫猶未退矣意者公食之禮公未退則賓不敢遽退即席大夫食之禮則賓未即席大夫不敢遽退與

辭幣降一等主人從注從辭賓降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

亦然注敵也疏臣於君當稽首平敵相施當頓首今言敵而稽首者食禮相尊敬雖敵亦稽首與臣拜君同也盛氏世佐曰此受幣當於兩楹間與公食大夫當東楹者異

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注辭謂辭其臨己食卒食徹於西序端注亦親徹東面再拜降出注拜亦拜卒食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疏其他謂豆數俎體陳設皆不異上陳但禮異者謂親戒速君則不親迎賓公不出此大夫出大門公受醬清幣不降此大夫則降也公食大夫大夫降食于階下此言西序端上公食卷加席公不辭此則辭之皆是異也

楊氏復曰案大夫相食與公食大夫之禮其稍異者公食使大夫戒此大夫相食親戒速公食迎賓于大門內此迎賓于門外公食公降階盥此降堂盥公食受醬受幣于宰夫此降堂而受公食受清宰盡階不升堂此降者升一等公食執粱與清之西階下此之西序端公食賓降辭幣此賓降一等公食卷加席公不辭此卷加席主人辭公食徹于西序端與清莫于西階此莫于西序端不拜階下亦皆異于公食者張氏爾岐曰降而盥侑用錦降辭幣時主人從降卒食徹于西序端不拜階下亦皆異于公食者送幣降辭主人主人從降

蕙田案以上大夫相食

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注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為之致禮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賓受於堂無賓注與受君禮同

蕙田案以上大夫不親食

記不宿戒注食禮輕也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戒申戒為宿謂前期一日疏不宿戒謂不為三日之戒又不為一日之宿與鄉飲酒鄉射禮同當日為之戒不速注食賓之朝夙興戒之賓則從戒者而來不復召不授几注異於醴也無作席注公不坐

郝氏敬曰不授几公不親授也無作席不設主席也

蕙田案此記食禮異於常禮

亨於門外東方注必於門外者大夫之事也東方者主陽疏少牢饋饗饗皆在門外亦大夫事

蕙田案此記亨

司宮具凡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皆卷自末注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也丈六尺曰尋純緣也萑細葦也末經所終有以識之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今文萑皆為莞疏上陳饌之時正饌在左庶羞在右陳饌雖不在席上皆陳於席前當席左右其間容人交必長筵也宰夫筵出自東房注筵本在房宰夫數之也天子諸侯左右房

蕙田案此記筵席

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注賓車不入門廣敬也凡賓即
還立於西方賓及位而止北面卿大夫之位當車前凡朝位賓主之間各以命數
為遠近之節也疏云中道者內則云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也卿大夫
之位當車前者案大行人云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衡又云大國
之孤朝位當車前則卿大夫立亦與孤同一節云凡朝位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為
遠近之節者案大行人云上公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
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
君二等云依命數者據君而
言其臣依君命數而降之
臧氏世佐曰立當車前謂旅擯之時也當遥當之也蓋賓至大門外西方下車
入於次及擯者出請事賓出次步進直闑西北面立是時賓主之間相去七十
步五十步三十步不等車在西方北去門之節亦如之賓於
車東東面相望當車前也以聘禮及大行人注疏參之自見

蔥田案此記乘車

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藿豆葉也苦苦
茶也滑堇荁之屬
敖氏繼公曰內則曰堇荁枌榆免薨
濟瀡以滑之故注以滑為堇荁之屬

蔥田案此記鉶芼

贊者盥從俎升注俎其所有事
張氏爾岐曰贊者佐賓祭故盥
升以待薦俎先設故俎升亦升

蔥田案此記贊者升節

簠有蓋簋注稻粱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以冪冪巾也疏簠簋相將簋既
有會明簠亦有會可知簠盛稻粱將食乃設故去會於房蓋以冪
至於陳設冪亦去之云有
蓋冪者據出房未設而言

蔥田案此記簠

凡炙無醬注已有
鹹和
郝氏敬曰炙宜
乾食故不設醬

蔥田案此記炙

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注謂三命大夫也孤
為賓則莞筵粉席加
纁席畫純也疏欲見公侯伯
之卿三命亦與子男下大夫
大夫同

蔥田案此記上大夫筵席

卿擯由下注不升堂也疏此謂上擯詔
賓主升降周旋之事而不升堂上贊下大夫也注上謂堂上
擯贊者事相
近以佐上
下為名
敖氏繼公曰上贊即贊者以其佐賓食于堂上
故云上贊以下大夫為之欲其不尊于賓也

張氏爾岐曰堂上之贊以下大夫爲之擯佐於堂下贊佐於堂上故曰事相近言其相終始也

蕙田案此記擯贊者

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注）於贪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優賓

張氏爾岐曰前經下大夫不言食庶羞言飲漿不言飲酒亦其禮之殊者

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注）嫌上大夫不稽首

蕙田案此記食上大夫儀

劉敞公食大夫義食禮公養賓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於大門內非不能至於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於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神故神明之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義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鉶啓簋言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爲殷勤也賓三飯梁以涪醬以君子之厚已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

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見是德之殺也君子言之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尊不親而能長有其國者也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怡焉惟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餘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殽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右儀禮公食大夫禮

周禮秋官大行人上公之禮食禮九舉諸侯之禮食禮七舉諸子食禮五舉（注）鄭司農云舉舉樂也元謂九舉舉牲體九飯也（疏）食禮九舉者亦烹太牢以食賓無酒行食禮之時九舉牲體而食畢先鄭云舉舉樂也後鄭易之以為舉牲體者但此經食禮九舉與饗禮九獻相連故以食禮九舉為舉牲體其實舉中可以兼樂也

禮記坊記子云敬則用祭器（注）祭器籩豆簋鉶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盤盂之屬為燕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

右經傳食禮

淮陰吳玉搢校字